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杜詩詳註卷十七

詳校官給事中_臣王鍾健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_臣金光悌

謄錄監生_臣濮鎔

欽定四庫全書

杜詩詳註卷十七

翰林院編修仇兆鰲撰

贈李八

一作公

秘書別三十韻

鶴注當是大厯元年七月作

往時中補右扈蹕上元初反氣凌行在妖星下

去聲

直廬

六龍瞻漢殿

一作闕

萬騎

去聲

畧

一作集

姚

一作媯

墟玄朔迴

一作

還天步神都憶帝車一戎纔汗馬百姓免為魚通籍

蟠

螭印差

此切茲

肩列鳳輿事殊迎代邸喜異賞朱虛

首憶秘書

尾從之事反氣四句上皇西巡玄朔四句肅宗興復
通籍以下秘書侍從也當時駕次馬嵬帝自陳倉而
赴蜀路經漢中太子自彭原之朔方即位靈武所謂萬
騎畧姚墟者指上皇也玄朔迴天步者指肅宗也通
籍李得出入行宮差肩謂隨朝士而趨華後肅宗以恢
復入京非由繼統嗣位故與代邸迎立者有殊夢弼
曰秘書宗室故比朱虛未能優擢故云實異
尾從也蹕鳴蹕也天子出鳴蹕以清道庾信賦遺東
南之反氣行在妖星注皆見前陸機詩厭直承明
廬六龍天子之駕易時乘六龍以御天嵇康詩乘雲
駕六龍梁宣帝詩漢殿珊瑚支蔡邕獨斷大駕備
千乘萬騎帝王世紀替腹之妻握登生舜於姚墟故
得姓姚氏漢書世本姚墟在漢中郡西城縣世紀安原
謂之姚墟或謂之姚墟趙景真書植橘柚於玄朔朔
方玄武之位故稱玄朔詩天步艱難鮑照詩明
輝鑠神都史天官書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

書一戎衣

公孫弘傳臣愚無汗馬之勞

左傳

劉子曰微禹

吾其為魚乎

光武紀赤眉在河東但決水

灌之可使為魚

前漢魏相傳通籍長信宮元帝紀宗

室有屬籍者

蔡邕獨斷墨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墨

以玉螭虎紐西京雜記燈高七尺五寸作螭螭

王僧

儒書抗首接膝履足差肩

鳳興見洗兵行

漢書文

帝自代郎來即位益封朱虛

侯劉章二千戶黃金一千斤

寇盜方歸順乾坤欲宴如

不才同補袞奉詔許牽裾駕鷺叨雲閣騏驎

俗本作騏驎

滯

石渠

一作玉除趙云石渠為正

文園多病後中散舊交疎飄泊哀相

見平生意有餘風煙巫峽遠臺榭楚宮虛

一作除

觸目非

論聲故新文尚起予

此記前後聚散之迹同朝下八夔州重晤

上六往日補袞牽裾

疎官之職叨雲閣公搜拾遺滯石渠李邕秘書多病交

疎指棄官以後飄泊二句喜逢故人風煙二句客夢景

物非論故道故者無人尚起予知音有秘書也歸順

注別見漢書諸侯王表四海宴如詩哀職有闕仲

山甫補之袁紹書奉詔之日魏志魏文帝欲從冀

州民十萬戶實河南辛毗引帝裾而諫古詩厠迹駕

鷺行潘岳賦高閣連雲三輔故事天祿閣石渠閣

並在未央宮大殿北以藏秘書令司馬相如為文園令

也嵇康為中散大夫作絕交書劉琨詩言贈賦新文

論語起予者商也朱注韻會予本無余音刻璆正俗曰

曲禮予一人鄭康成注余予古今字因鄭此說近代學

者遂皆讀予為余此詩亦清秋凋碧柳別浦落紅渠消

息多旗幟經過聲歎里閭戰連脣齒國軍急羽毛書幕

府籌頻問山家藥正鋤

此秘書參幕府事
上記相見之地柳凋葉落此記

相別之時并興起亂離凋敝之象
崔旰與楊柏及張獻誠相攻
原注山劍元帥相公初

屈幕府參籌畫相公朝謁今赴後期也又云秘書比
青城山中
梁簡文帝詩水照柳初碧烟含桃半紅

謝莊詩凌別浦兮值泉躍
濕丹楹
漢高紀益張旗幟於山上
簡文詩紅藥間青鎖紫露

間左傳宮之奇曰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
謂乎
魏武帝奏事若有急則棹羽於檄謂之羽檄

陳子昂詩追
宴入山家
台星入朝
音謁使去
聲節有吹噓西蜀
黃作

災長弭南翁憤始攄對駁
同揚抗
吾官切舊作
抗非一作抗
士卒乾
音

沒費倉儲勢藉兵須用功無禮忽諸御鞍金腰裏宮硯

玉蟾蜍拜舞銀鈎合落

一作恩波錦帕舒

此秘書入朝後

朱注台星

使節皆謂杜鴻漸秘書蓋因鴻漸表薦入朝其奏對君
前當以師老財匱為言蓋全蜀之勢今方藉兵不得不
用而諸將冒功無禮如所謂抗士卒費倉儲者其可忽
之而不問乎是時崔旰雖歸朝而楊子琳未釋甲蜀中
所在聚兵軍儲耗盡故因秘書赴幕而及之言外亦暗
規鴻漸也又云秘書將承恩賜馬有錦帕之舒且入
直侍書見銀鈎之落也次公指杜相公於上下語勢不
接遠注銀鈎承宮硯錦帕承御鞍拜舞之後落筆
如銀鈎洙云詔書也台星注見十六卷周禮地官
掌邦國之使節周禮彌災兵彌即弭也後漢寇榮疏
以寧風旱以弭災兵舊注南翁南楚老人如項羽傳
所稱南公古人公翁二字通用也蔡邕替師賦撫長
笛以摠憤兮書畢命對揚文武之光命陸機集對歌
帝祉朱注上林賦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

厚之恩善曰抗損也音翫吳曾漫錄抗挫也吾官切抗者
準書百姓抗弊以巧法索隱曰三蒼抗音五官切抗者
耗也取此音以釋此詩於義甚當王褒講德論驚邊抗
士恐亦是抗士張湯傳始為小吏乾沒正義謂無潤
及之而取他人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為乾失
利為沒三國志傳蝦傳豈敢寄命洪流以徵乾沒裴松
之注有所徵射不許乾燥之與沉沒而為之也周策
藉兵乞食於西周趙充國傳遣使至匈奴藉兵左傳
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焉何氏語林
王僧虔曰亡兄之肩不宜忽諸淮南子待腰裏飛兔
而駕之則世莫乘車西京雜記廣川王發晉靈公冢
得玉蟾蜍一枚大如拳光潤如新玉取以盛水滴硯
吳越春秋羣臣拜舞天顏舒王僧虔論書索靖此行
名其字書曰銀鈎蠶尾西京雜記覆以錦帕此

非不濟良友昔相於去棹

吳作帆一作栳

依顏色
汭流想疾徐

沉綿疲井臼倚薄似樵漁乞

許既切

米煩佳客鈔

楚交切

詩

聽小胥杜陵斜晚照滴水帶寒淤莫話清溪髮蕭蕭白

映梳

此自敘而致送別之情

秘書此

行非不足以濟

客夢

近况杜陵四句囑其相答故人莫話者自慚衰老

句

相問

周語

動無不濟

易林

患解

憂除

良友

相於

易

梁簡文詩

悽悽隱去棹

隋孔德紹詩

沿流渡

機

易

易

易

易

逆浪取花難

梁簡文詩

豈若茲川麗清

沈約詩

佳客

佳客

佳客

佳客

佳客

信龍

銚小胥

見周禮

春官

梁蕭鈞詩

平川

收晚

照

照

照

水

鮑照詩

照照寒洲

杜臆清溪

髮語奇

髮語奇

髮語奇

髮語奇

髮語奇

髮語奇

者曰

鮑照詩

照照寒洲

杜臆清溪

髮語奇

髮語奇

髮語奇

髮語奇

髮語奇

髮語奇

黃生曰時諸將連兵討崔旰勝負未決杜鴻漸以節度使讓旰而使諸將各罷兵公蓋深憤此事故於詩中吐露之曰西蜀災長弭南翁憤始據雖為稱頌之詞其實災未必弭憤未嘗據也曰對駭抗士卒乾沒費倉儲言蜀中軍實耗損入告朝廷善為區處使緩急有備此大臣行邊善後之策也如是則西蜀災長弭矣曰勢藉兵須用功無禮忽諸此用季文子誅無禮於君之言如旰殺主將而叛此宜有禮於君者今反就加節使是功及無禮矣夫旰罪當誅勢必藉兵今乃與諸將同拜朝命功罪不明於文子之言無乃忽諸必殺崔旰憤始據矣公於贈季詩中寓詞告杜蓋深諷其處事之草草也

中夜

顧注詩有江山危樓亦夔州西閣所作當在大歷元年司馬紹詩中夜不能寐

中夜江山靜危樓望北辰長為萬里客有愧百年身

故國風雲氣高堂戰伐塵胡雛負恩澤嗟爾太平人

客此

變而傷亂離也在四句分截望北辰思長安也萬里

一身危樓所感故國高堂北望之意風雲氣變易無

常戰伐塵屢經殘破負恩澤追恨祿山蓋自天寶初而

禍綿不息致不能為太平之人也何遜詩暫有江山

趣陰鏗詩樓路上危樓庾信詩高榮據北辰鮑

照詩爭先萬里途各事百年身顏延之詩故國多喬

木空城疑塞雲史記風雲天之客氣者也夢弼以

高堂為杜陵屋廬今按曹植詩乃為高會宴此高堂沈

約詩青鳥去復還高堂雲不歇劉孝綽詩長門闕青夜

高堂夢容色此皆槩言華屋或因前詩有高堂天下無

之句遂指為夔州地名誤矣晉載記石勒上黨武鄉

羯人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

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唐書

張九齡見祿山入奏氣驕蹇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舊

嗟注誤以吐蕃為胡維前漢郊祀志亦施恩澤書云
爾萬方有衆路溫舒傳園園空虛天下太平

垂白

鶴注此亦夔州西閣作故云江喧樓迥詩成後拈垂白二字為題非專詠垂白也漢

書杜周傳老姊垂白注白髮下垂也

垂白

一首云馮唐老清秋宋玉悲江喧長少睡樓迥獨移

時多難

去聲

身何補無家病不辭甘從千日醉未許七哀

詩

此章乃老去悲秋之意下六申言其悲少睡移時憂在國家也醉千日付之不知未七哀傷心更多矣

睡

杜臆公年老為郎有似馮唐當秋而悲復如宋玉少無聊故起立移時時難身何補作憤語無家病不辭

也

作苦語

趙注公妻孥在蜀而云無家蓋以故鄉為家漢書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文帝輦過唐曰父

老何自為郎度信詩高花出迎樓魏都賦醇酎中
山沈酒十日投神記狄希中山人能造千日酒飲之一

醉千日七哀
詩見十六卷

中宵

鶴注當是大歷元年在西閣作中夜指長
夜言中宵尚在黃昏以後陶潛詩中宵好

遙念

西閣百尋餘中宵步綺疏飛星過平聲水白落月動去聲沙

一作虛擇木知幽鳥潛波想巨魚親朋滿天地兵甲少

來書

中宵獨步領起通章星月屬賦中宵所見魚鳥屬
比中宵所感末傷孤身漂泊不如物情之自適也

一就飛星過水而白下半因上落月動於沙虛上半因下
就迅疾中取象一從恍惚中描神黃生注五六即

水深魚樞樂林茂鳥知歸意此係夜景故以知想字面
鈎畫之言外則以物之得所形人之失所而人之失所

由親朋不相存濟也閨在山上故高至百尋
賦巨獸百尋梁冀侍牕牖皆有綺疏注綺疏鑊為綺

文也陸機詩振風薄綺疏過字動字白字虛字知字
想字皆句中眼天文志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

曰飛庾信詩沙虛馬跡深左傳鳥能擇木木豈能
擇鳥郭璞詩潛波渙鱗起王褒頌沛乎若巨魚之

縱大壑晉書謝安傳親朋畢集
韓國策緒治兵甲以益其強

不寐此亦西閣所作詩
寤言不寐如有隱憂

瞿唐夜水黑城內改更聲
籌翳翳月沉霧輝輝星近樓

氣衰甘少寐心弱恨容
陳黃氏作容吳作和愁多壘陳作恨

滿山谷桃源何

一作無處求

首聯不寐所聞次聯不寐所見三聯不寐之狀末聯不寐

之由月沉在轉更之後星近在月落之餘愁來更加少寐多壘故起愁心通章寫景言情逐層追緊顧

注氣衰少寐理勢自然故曰甘心弱容愁時事使然故曰恨杜臆心力本弱而愁緒太多當他不過是可恨

也滿山多壘歎寄身無處矣更籌見前歸去來辭景翳翳以將入虞憲詩暉暉光稍沒曲禮四郊多

壘蕭望之傳羣盜並起充滿山谷鶴注此指崔旰之亂未平

送十五弟侍御使蜀

鶴注當是大歷元年作詩云豺狼闕蓋指崔旰輩相

攻也

喜弟文章進添余別興去聲牽數杯巫峽酒百丈內江船

未息豺狼鬪空催犬馬年歸朝音潮多便道搏擊望秋天

上四別送五六慨身世七八望侍御顧注公恨不能

身討豺狼鬪空催犬馬年歸朝而彈擊之北史盧愷作露布帝

讀大悅曰愷文章大進與地廣記涪州內江即黔江

也益州記內江至關頭灘長百步懸崖倒水舟楫莫

通朱注通鑑朱齡石伐蜀衆軍從外水取成都臧傳從

中水取廣漢光弱乘高艦從內水向黃虎史照釋文巴

郡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內水自渝上

合州至綿州外水自渝上或瀘至蜀楊慎謂外水即岷

江內水即涪江中水即沱江陶氏敘侃臨終表曰猶

冀犬馬之齒尚可少延蕭望之傳便道之官舊唐

書桓彥範舉楊嶠為御史不樂搏擊之任師

氏曰御史搏擊奸回如秋鷹之搏擊鳥獸

江月

鶴注此大歷元年夔州西閣作杜鰲

詠江中月影也何遜詩江月初三五

江月光於

一作如

水高樓思

去聲

殺人天邊長作

唐韻則箇切又滅祚

切

客老去一露巾玉露漣

一作團

清影銀河半沒輪誰家

挑錦字燭滅

一作滅

翠睂顰

一作嘔

此章對月傷懷上四離

婦之情推開說

寂影孤真堪思殺蓋天邊久客至老不還恐遠死他鄉

也因想清影之下玉露漣漣半輪之得天河奄沒月色明皎如此此時繡字空閨者燭殘挑罷得無對之而顰

看乎當與樓上雪中者同一愁思也

曹植詩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庾肩吾詩樓上徘徊月窗中愁思

人何遜詩天邊看遠樹

曹植詩啟敝涕雪中李嶠詩色帶銀河滿光含玉露開詩零露漣漣兮注漣露

多貌曹植詩明月澄清影張正見詩明月半輪空晉列女傳竇滔妻蘇蕙字若蘭織錦為迴文璇璣圖

詩贈涵宛轉循環讀之詞甚悽惋凡三百四十字
錦字挑錦線以刺字欲寄征夫也
張九齡詩滅燭憐

光滿
翠眉暫斂千重結

梁元帝詩

黃生曰結在章法是推開一步在比興正是透深一
層蓋即男女之情以喻君臣之義則前半所云思殺
人一露中者皆有著落矣公之攀屈宋而觀風
雅實在於此此豈玉臺香奩輩所能效顰哉

月圓

此亦西閣所作
謝靈運詩放舟候月圓

孤月當樓滿寒江動夜扉
委波金不定照席綺逾依
未

缺空山靜高懸列宿稀
故園松桂

一作菊

發萬里共清輝

此章月下思鄉上六景下二情
滿言月圓動言月影
委波申動靡照席中當樓未缺高懸中月圓之狀末想

故園秋景也

杜臆江月倒影水搖而閣上之扉為動

大是畫意月注波中金光搖而不定月臨席上綺文

依而愈妍將金波綺席折開顛倒趙汾謂詩家用古語

之法梁武帝詩慙慙孤月帷何遜詩寒江復寂寥

庾肩吾詩高樓開夜扉月賦委照而吳業昌酒賦

祀歌月穆穆以金波六韜紂時以綺為席鄒陽酒賦

霜滿高烟早釋名月缺也滿則缺也陶弘景詩空山

河韜映何遜詩獨守故園秋杜臆松桂發猶言松

菊猶存張正見詩松桂此真風傳玄詩皎皎濯清輝

共明月賦隔千里分

胡應麟曰杜有太巧類初唐者如委波金不定照席

綺逾依有太纖近晚唐者如雨深荒院菊霜倒半池

蓮胡夏客曰未缺句不如摩詰空山月色深高懸

句本孟德月明星稀來

今按三四出勝於對五六

對勝
於出

夜

詩云南菊再逢是合雲安夔州為兩秋故知屬大厯元年西閤作又云新月猶懸蓋元年九月

初
矣

露下

去聲

天高秋水

一作氣

清空山獨夜旅魂驚疎燈自照

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南菊

一作國

再逢人卧病北書

不至

一作到

雁無情步簷

一作簷

倚仗看

平聲

牛斗銀漢遙應

聲接鳳城

此秋夜思家而作也上四言景下四言情天高水清正可出峽而山閣孤悽忽覺旅魂

驚起帆宿水中杵鳴山上雨勾分承燈散幾處故曰疎杵皆對鼓故曰雙自南而望北故見銀漢遙接於鳳城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七

月二字另讀 黃生注詩以次句作骨帆宿杵鳴獨夜見聞疎燈新

也 江淹別賦露下地而騰文 楚辭悲哉秋之為氣

也 吹寒兮天高而氣清寂寞兮收潦而水清 王粲七

哀獨夜不成寐 崔融詩旅魂驚塞北歸望斷河西

長門賦懸明月以自照兮 朱超道詩孤帆漸逼天

楊慎曰字林直春曰搗杵對古人搗衣而女子對五執一朝

如春米然今易作卧杵對坐搗之取其使也嘗見六朝

人畫搗衣圖其制如此 謝惠連詩楹長杵聲哀 陸厥

詩鴈返無南書 楊慎曰楚辭大招曲屋步櫺注曲屋

周閭也步櫺長砌也相如賦步櫺周流長途中宿櫺即

古簷字陸陸鍾山寺詩步簷時中宿飛階或上征沈氏

滿願詩步簷隨新月挑燈惜落花杜 蓋襲用之顧注古

者六尺曰步令之廊檐大率廣六尺 邵注牛斗二星

在銀漢邊河圖括地象河精上為天漢亦曰銀漢 戴

淵詩黑龍過飲渭丹鳳俯臨城趙曰秦穆公女吹簫鳳

降其城因號丹鳳城
其後言京城曰鳳城

黃生曰此與玉露凋傷不相上下一二五六工力悉敵三四寫景雖遜彼之高壯七八含情此處却較深厚也此與雲安變州諸詩相合露下天高即玉露凋傷楓樹林也獨夜魂驚即聽猿實下三聲淚也孤帆宿即孤舟一繫故園心也雙杵鳴即白帝城高急暮砧也菊再逢即叢菊兩開他日淚也鴈無情即一聲何處送書雁也看牛斗即每依北斗望京華詩中詞意大槩相同竊意此詩在先故秋興得以詳敘耳

范德機曰善詩者就景中寓意不善詩者去意中尋景如杜詩無邊落葉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疎燈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殊方日落玄猿哭舊國霜前白雁來即景物之中含蓄多少愁恨意若說

出使短淺矣然亦有就意中言景而意思深遠者如
苦遭白髮不相放羞見黃花無數新亦自傷永有致

草閣

朱氏編在大歷元年杜臆公在夔別構草閣故云草閣柴扉星散居而沙上草閣詩又

證可

草閣臨無

王作燕非

地柴扉永不關魚龍迴夜水星月動秋

山夕

一作夕

露晴

一作清

初濕高雲薄未還泛舟慙小婦飄

泊損紅顏

首聯提草閣三

閣臨水故下無地

唯無地故扉不

關迴夜水秋蟄伏也動秋山光閃爍也露久下而方濕
晴則易乾也雲高舉而未還薄則易散也公以旅泊損

顏故對舟婦而懷慚末句用倒裝法杜臆雲薄未還
借景寓意頭陀寺碑飛閣逶迤下臨無地范彦龍

詩有客款柴扉 歸去來辭門雖設而常關 古樂府
相逢行小婦無所為 邵氏注蜀中多是婦人刺船 沈
約詩共矜紅顏 日俱忘白髮年

宿江邊閣

黃鶴編在大歷元年 杜臆江邊閣即
草閣故云高齋次水門若西閣其名不

易矣

暝色延山徑 高齋次水門 薄雲巖際宿 孤月浪中翻 鶴

鶴追飛靜

一作盡

豺狼得食喧 不眠憂戰伐 無力正乾坤

延暝色將宿之時 次水門西閣之地 上二點題中四分
承山水雲過山頭 停巖似宿月 浮水面浪動若翻 此初
夜之景 鶴鶴飛靜水邊所見 豺狼喧食山上所聞 此夜
深之景 憂亂 紫懷故竟夕不寐 薄雲巖際出初月波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七

中上何仲言詩尚在實處摹寫此用前人成句只換轉一二字間便覺點睛欲飛鶴注謂鶴鶴喻軍士射狼

喻盜賊起下戰伐時蜀有崔旰之亂此詩八句皆對謝靈運詩林壑斂暝色孟子山徑之蹊間裏汚

記城內有高齋梁昭明造文選處簡文為晉安王時引劉孝威等於此綜覈詩集因號為高齋次乃次舍之

次易旅即次漢循吏傳召信臣開通溝洫起水門梁簡文詩寒潮浸水門杜臆名勝志載關者孫瞿塘

關行記則高齋即在關上耆孫與客飲此誦少陵獨異孤月詩歎此老具眼愛江山麤惡唯少陵所紀處獨異

庾信詩雲宿鳳凰門梁簡文帝詩夕波照孤月左傳鄭翮願為鶴其御願為鶩抱朴子穆王南征一軍

畫化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蟲為沙秦國策譬如豺狼之逐羣羊後漢張綱傳豺狼當道楚辭夜不眠以

至曙孔叢子處戰伐之世務收英雄

吹笛

鵝注梁權道編在大厯元年按詩云胡騎中宵堪北走當指吐蕃而言通鑑永泰元年吐

蕃與回紇入寇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回紇酋長皆下馬羅拜再成和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

即此
事也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

月傍

去聲一
倚

關山幾處明胡騎

去聲

中宵堪北走

音

武陵

一曲想南征故園楊柳今搖落

作

落何得愁中却

舊作
曲王

原叔得老杜
詩藁作却

盡生

此聞

笛而有

感也上

四

景下

四

分

項

風月

清五

六

寫

引證斷腸聲未乃鄉關之思從笛聲感觸者
曰律呂之調於風前聞之覺相和之切關山之曲於月

下奏之似幾處皆明此聲之巧而感之深也五本借
笛喻笛故北走曰堪六用笛中實事故南征曰想
大綱曰笛曲有折揚柳故翻其意而結之謂故園楊柳
至秋搖落今何得復生而可折乎蓋設為怪數之辭以
深致思鄉之感此則公之斷腸者也陸時雍曰結出
故園關情千條萬緒用巧而不見乃為大家江總詩
秋城韻晚笛危樹引清風瀚曰首句本此向秀思舊
賦隣人有善吹笛者江淹詩金鏤映秋山南史褚
彥回傳初秋涼夕風月甚美曹植詩借問誰家子顏
箋誰家美其善吹也張正見詩還聽鳴咽水併切斷
腸聲唐注風月分作一聯從龍池篇得來漢歷律
志律呂和矣長笛賦律呂既和切謂其音悽切樂
府橫吹曲有關山月解題云關山月傷離別也周王褒
詩關山夜月明晉劉琨傳劉琨避亂塢壁賈胡百數
欲害之疇援笛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
之思於是羣胡垂泣而去世說劉琨為并州刺史胡騎

圍之數重琨夕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懷然長歎中夜
奏胡笳賦皆流涕人有懷土之思向晚又吹之賊並棄
圍奔走周弘讓長笛吐清氣詩胡騎爭北歸偏知別鄉
苦楊慎曰字書疾趨曰走上聲驅之走曰走去聲北
走關山疾走之走也如漢書季布北走邯鄲道之走胡騎北
走驅而走之也如漢書季布北走胡之走兩音不同
古今注武溪深乃馬援南征之所作也援門生爰寄生
善吹笛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武溪深詞嗟哉武溪
一何深飛鳥不敢度走獸不敢臨嗟哉武溪多毒淫顏
延掾曰武陵曲即武溪深梁簡文帝詩但歌聊一曲
有故園指杜陵宋書晉太康末京洛為折楊柳之歌
有兵革辛苦之詞演繁露笛亦有落梅楊柳二曲今其
詞亡不可考矣舊唐書樂志梁樂府胡吹歌云上馬不
捉鞭反拗楊柳枝下馬吹橫笛愁殺行客見此歌詞元
由北國之橫笛顏箋笛有關山月武
溪深折楊柳及胡笛聲皆清商曲也

郭濟曰此詩句句悽遠咏物絕調 蔣一梅曰絕大
手筆聲律極細然有對意不對詞對詞不對意者

西閣雨望

此下五章皆
屬大厯元年

樓雨霑雲幔山寒

一作高

著

直畧

水城迳添沙面出湍減

石稜生蒟蒻淒疎放松林駐遠情滂沱朱檻濕萬慮倚

一作簷楹

首二西閣雨涼中四皆閣中望景三四言水
五六言山末則對雨而寄慨也

而出於沙面湍水減殺而石稜微露此時秋水方落細
雨甚微故不至漲沙而激湍也湍減石稜生即冬深

詩寒水各依痕也陸放翁詩水退出新灘亦本於此
蒟蒻雨打其疎放也淒然雨罩松青見遠情之遠駐二

句俱寫雨景遠情指松蓋蒼翠可愛處宛然具有情致
駐停駐也 晉史劉恢稱桓溫眼如紫石稜 丁護督

詩深心屬悲經遠情遠流吹謝朓詩洞房凝遠情
月離於畢俾滂沱矣劉孝先詩萬慮坐相攢梁元
帝詩佳氣滿欄檻

西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同宿不到

唐書大昌縣屬夔州

問子能來宿今疑索

先則切

故要

平聲

匣琴虛夜夜手板自

朝朝金吼霜鐘徹花催蠟

一作臘

炬消早鳧江檻底雙影

謾飄飄

上四討明府失期下則望其到閣也

言我曾

琴夜夜欲待嚴至而彈手板朝朝明府別有迎謁矣兩
句見三度意鐘起蠟殘候客將曉鳧鳴飄飄其早至

杜臆嚴為明府故未用王喬事南齊高逸傳褚伯
玉居瀑布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為吳郡苦禮

致之伯玉不得已傳郡信宿而退僧達答丘珍孫書曰
褚先生從白雲遊矣近故要其求此冀慰日夜韻會
故與固古字通用哥興服志八座執笏其餘卿士但
執手板海錄今名刺也顧注王子猷為桓溫參軍以
手板拄頰晉書王坦之倒執手板流汗宋野史歐陽公
與僚屬燕遊錢思公以冠策公事諷之永叔取手板起
立然則守令對上官必以手板嚴必羈身縣令故有此
語蔡琰胡笳殘氣朝朝衝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梁
元帝詩塵鏡朝朝掩寒衾夜夜空山海經豐山有九
鐘焉是知霜鳴注霜降則鐘鳴故言知也宋之問詩禁
靜鐘初徹梁元帝詩燭凝花影簡文帝燭詩
綠炬懷翠朱蠟含丹沈佺期詩雙影未嘗來

西閣二首

巫山小搖落碧色見

一作是

松林百鳥各相命孤雲無

一作

非
自心層

一作曾

軒俯江壁要路亦高深朱紱猶紗帽新

詩近玉琴功名不早立衰疾

一作病

謝知音哀世非

一作無

王粲終然

一作朝

學楚吟

首章久留西閣而歎也
閣前之景中四閣居之況乃訴

上四

所感之情

杜臆小搖落秋盡日也公有九月三十日
詩可証鳥各鳴羣而孤露飄泊言外有自悲意衆木

皆凋故覺松林獨碧亮軒俯視故見徑路高深猶紗帽
雖仕猶隱近玉琴聲清而悲也不早立前事已往謝知

音後時無望矣王粲適荆而賦七哀公之哀世者不止
此故曰非王粲即所謂未許七哀詩也莊爲仕楚而作

趙聲猶公在夢而動鄉思故曰學楚吟即所謂吟同楚

執珪也庚信詩春山百鳥啼夢弼曰周書時訓賜

始鳴通卦驗云鵬伯勞也鳴者相命
無依又歸去來詞雲無心以出岫

陶潛曰孤雲獨
繁欽署賦翕翕盛

熱蒸我層軒古詩先據要路津謝朓詩曠望極高深朱注唐書隋貴臣多服烏紗帽後漸廢貴賤通服

折上中在唐時以為隱居之服一說近玉琴言曰事於詩惟與琴相伴耳非聲中律呂之謂江淹畫扇賦

玉琴兮珠殿昭明太子詩終然類管窺史記趙人莊舄仕楚為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今富貴矣亦思

越不使人往聽之猶越聲也王粲登樓賦莊舄顯而越吟

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洲不道去聲含香賤其如鑷白休

經過平調一作聲調碧柳蕭瑟一作索倚朱樓畢娶何時竟消

中得自由豪一作紫華看古往復食寄冥搜詩盡人間興

去聲一作兼須入海求次章有不欲留閣之意起句托景言情歎衰白休官不如身赴滄

洲也。今但憑樓對柳，亦何為者？侯男婚已畢，消病可痊。行當長往耳。且看豪華易過，何如服食？引年入海求仙。乎？仍結到欲往滄洲，意此各四句。分截公嘗云：「今有餘恨，不得窮扶桑。」云：「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神仙。」其語諄諄，似欲為長生之學者。然實不得志於時，而託言遷世耳。猶孔子乘桴浮海之歎歟。呂氏春秋：「水泉東流，日夜不休。」神異經：「東海滄浪之洲，漢官儀尚書郎握蘭含雞舌香奏事。」鍾白用齊高祖事，注見七卷四望。楚詞：「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馮衍賦：「伏朱樓而望。」後漢書：「向子平男女嫁娶畢，敕斷家事，弗復相關。」消渴有上中下三症，故曰消中。庾信詩：「金穴盛豪華。」古詩：「服食求神仙。」史記：「燕人宋無忌羨閼子。」高之徒稱有仙道，形解銷化之術，齊威宣燕昭王皆信之，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

西閣夜

恍惚寒江

洪注從江別作山者犯重

暮透迤白霧昏山虛風落石樓

靜月侵門擊柝可憐子無衣何處村時危關百慮盜賊爾

猶存

上四夜景下四感時首聯初夜景色就江上言次聯夜中聞見就山上言擊柝無衣皆離亂所致

故有盜賊之慨故曰透迤

有一虛字方見落字之妙有一恍惚白霧橫抱

侵字之妙

杜臆爾猶存爾字新異是深憾語亦是喚醒語老子恍惚兮梁元帝詩山虛和鏡管賀

若弼詩更鼓

卧聞風落石易重門擊柝詩無衣無褐鮑照詩時危見臣節易一致而百慮

月

梁氏編在大歷二年今按詩云殘夜水明樓當是元年西閣作

四更聲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

上聲

鈎兔應

平聲

疑鶴髮蟾亦戀貂裘掛酌姮

音恒一作嬋

娥寡天

寒素

一作耐

九秋

四上

咏將盡之月

下則對月自憐也

吐月

乃二十四五之夜月照水

而光映於樓故曰水明樓月魄留痕如匣邊露鏡此承

吐月彎月掛簷如鈎上風簾此承明樓月色臨頭恐免

疑白髮月影隨身如蟾戀裘暖從月色下寫出衰老淒涼之况姮娥獨處而耐秋亦同於已之孤寂矣黃生

注對鏡則見髮臨風則增寒五六句亦用分承寡婦孤

臣情况如一故借以自比庾信詩四更天欲曙吳

均詩疎岑時吐月鮑照擬古明鏡塵匣中寶琴生網

絲庾信鏡詩玉匣聊開鏡輕灰暫拭塵枚乘月賦隱

圓巖而似鈎西溪叢語沈雲卿月詩臺前疑掛鏡簾外

自懸鈎塵匣二句本此又詩既能明似鏡何用曲如鈎

後漢天文志注載靈憲之言曰月陰精之宗積而成

獸象兔蛤劉孝綽詩攢柯半玉蟾叢葉映金兔趙

典傳大儀鶴髮庾信竹杖賦鶴髮難皮蘇武書子留
斟酌斟酌代為思忖也庾肩吾詩姮娥隨月落楊慎
曰月中嫦娥說始於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占
月而誤也古者義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見於呂氏
春秋左傳有常儀靡即常儀氏之後俗訛為嫦娥以儀
娥音同耳周禮註儀娥二字古皆音娥易小象失其義
也叶信如何也詩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太玄各遵其
儀叶不信如何也詩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太玄各遵其
元帝纂要九秋詩如何似九秋梁

黃生曰此詩寫景精切布格整密運意又極玲瓏東
坡但以殘夜水明樓五字稱為絕唱其比興之深遠
從來未經人道也又曰疊用鏡鈎蟾兔姮娥他人
且入目生厭矣一經公筆顧反耐思由其命意深而
出語秀也

宗武生日

梁氏編在夔州詩內得之黃鶴因首句何時見遂疑寶應元年公在

梓州宗武在成都其實首句不如是解也至德二載公陷賊中有詩云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此時宗武約計五歲矣其後自乾元二年至蜀及永泰元年去蜀中歷八年宗武約十四歲左右矣此詩都邑乃指成都其云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名則知作此詩又在成都之後矣

小子何時見高秋此日生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

一作

名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理休覓彩衣輕

此以家學勗宗武小子何時見其生乎此日正其墮地時也起作問答之詞都邑語成都之人誇語也公祖

審言善詩世情因而傳述故當精文選以紹家學何必
為絲衣娛親乎此乃面命之語非遙寄宗武也宋子

侯詩高秋八月大戴禮百里而有都邑顏氏家
訓吾家風教素為整密呂氏春秋精而熟之鬼將告

之梁昭明太子蕭統在東宮有書三萬卷集古人文
詞詩賦為文選三十卷列女傳老萊子養二親行年

七十著五色絲
衣戲於親側
凋瘵筵初秩歌斜坐不成流霞分一作

片片幾一作涓滴就徐傾此敘生日情事宗武侍庾故
有筵秩凋瘵歌斜自述老病流

霞涓滴思得仙漿以起疾也此章上八句下四句海
賦為凋為瘵詩賓之初筵左右秩秩庾信小園賦

行人以流霞一杯飲之輒不飢渴庾信詩片片紅顏

落鮑照詩銅溪畫
森沉乳實夜涓滴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上聲寂無消息覓使

去聲寄此二首

鵬注詩云十年朝夕淚自天寶十五載避亂與諸弟相別至大厯元年為

十年當是其時作

亂後嗟吾在羈樓見汝難草黃騏驎病沙晚一作曉

鵲寒楚設關城險吳吞水府寬十年朝夕淚衣袖不曾

音乾

音干

此章兄弟別離而致相思之意

草黃句

層乾

承亂後

自憐貧老沙晚句承羈樓傷弟飄零關城

險已不能往

水府寬

弟不可知故久別悲哀而涕淚常

流也

顧注詩云十年而題曰三四載

蓋相別者十年

無消息者三四載耳

夔峽最險如設關城

三

江震澤

水府甚寬

孔融論馬之駿者名曰騏驎

枚乘傳深

水府甚寬

孔融論馬之駿者名曰騏驎

枚乘傳深

水府甚寬

孔融論馬之駿者名曰騏驎

枚乘傳深

水府甚寬

欽定四庫全書

杜詩詳註
卷十七

子

壁高壘副以關城史記蜀伐楚楚為扞關以距之後漢郡國志已郡魚復縣有扞關海賦爾其水府之內極

深之度

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風塵淹別日江漢失一作清

秋影著涉畧切啼猿樹魂飄結蜃樓明年下去聲春水東盡

白雲求一作遊聯次章念弟遠離而致欲訪之意弟在江左次章念弟遠離而致欲訪之意次章念弟遠離而致欲訪之意

左七八去夔而尋江左也杜臆失清秋謂淹別之久又

定在越州風塵指兵戈杜臆失清秋謂淹別之久又

踉蹌過一秋矣趙汾注盡宇正應定字惟傳聞莫定故

願盡歷雲水以求之顧注古人望白雲而思親公於

手足之誼亦然唐書杭州餘杭郡趙州會稽郡俱屬

江南西道邵注杭州即今浙江省治越州今為紹興府

在杭州東二百里
山高詩莫辨啼猿樹
何遜詩淒清江漢秋
虛照隣正

野氣成宮闕陳藏器本草車螯是大蛤一名蜃能
吐氣為樓臺海中春夏間依約島嶼常有此氣

聽楊氏歌

鶴注從舊次編在大歷元年詩云
江城帶素月知在夔州城中也

佳人絕代歌獨立發皓齒滿堂慘不樂

音洛

響下清虛

一作浮雲裏

先叙楊氏歌聲

慘不樂

引人悽切也響下清

代而獨立

楚詞朱唇皓齒既籍詩時俗薄朱顏誰為

發皓齒

漢刑法志滿堂飲酒一人向隅而悲泣則一

堂為之不樂 江城帶素月況乃清夜起老夫

悲暮年壯士淚如水玉杯久寂寞金管迷宮徵

音止

勿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七

主

聽者疲愚智心盡死

次從聽者心上摹寫歌聲獨絕
盧注老壯智愚即滿堂中人聽若

疲而心欲死所謂慘不樂也
素月清夜聞聲更覺慘
淒玉杯停飲金管失諧言聽者恍惚神怡矣
謝莊月

賦素月流天
曹植詩中夜起長歎
魏武樂府烈士
暮年
史記荊軻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歌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韓非子箕子
曰象箸玉杯必不美菽藿
陸機文賦扣寂寞以求音

徵相證
沈約詩金管玉柱響洞房
嵇康琴賦角羽俱起宮
江淹詩淵魚猶伏浦聽者未云疲
田子方

曰哀莫哀於心
死而人死次之
古來傑出士
一作
宜特
一作
一知己吾

聞昔秦青傾側
一作
天下耳
推開作結以見世有知音
也
前以佳人起後以傑

士收感慨無限
盧注虞仲翔云得一知己可以不恨
此蓋翻其語也
此章起結各四句中鼓八句實寫

司馬遷傳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
列子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遂辭歸青餞之郊衛撫節悲

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

李陵詩側耳遠聽

秋風二首

鶴注當是大厯元年作蓋以廣德永泰間吐蕃與黨項羌渾奴刺入寇故詩言

戰自青羌連白蠻

秋風淅淅吹巫山上牢下牢修水關吳檣楚柁牽百丈

暖向成

一作神非

都寒未還要路何日罷長戟戰自青羌連

白

一作百非

蠻中已不得

一作曾

消息好暝傳戍鼓長雲間

此對

秋風而傷世亂也在下四句分截修關在秋候故託秋風以起興吳檣楚柁由水關而向成都秋寒未還阻

於羌蠻之亂也中巴信急而成鼓聲聞巫山非安處之地矣謝惠連詩浙浙振條風舊注上牢巫峽下牢夷陵十道志三峽口地曰峽州上牢下牢楚蜀分吟月令涼風至完隄防成都乃上水故用百大以牽舟若神都則是下水矣唐志光宅元年號東都曰神都晁錯傳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後出師表實史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水經注青衣縣故青衣羌國也縣有蒙山青衣水所發考唐時嘉州本梁青州州有青衣水唐會要東謝蠻在黔州之西數百里至白蠻唐書南蠻傳弄棟蠻白蠻種也其部本居弄棟縣郛地後散居唐些江側方輿記勝華陽國志云劉璋為益州牧以墊江以上為巴郡江州至臨江為永寧郡胸臆至魚復為固陵郡巴遂分矣巴州居其中為中巴雲間言鼓聲之高

秋風浙浙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天清一作晴小城擣

練急石古細路行人稀不知明月為去聲誰好蚤晚孤帆

他

一作也

夜歸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池臺今是非此對

而動歸思也亦四句分截上章末句已涉曠時故此

章皆說暮景杜臆水東流日西墮雖即景起咏亦歎

年華逝波桑榆景迫搗練急備征衣行人稀蜀道梗

也月夜孤帆方以歸鄉為樂故園是非又以殘毀為憂

日而再中張正見詩烟崖愁古石謝朓詩徘徊東

陌上月出行人稀杜臆老倚庭

樹若淵明之眎庭柯而撫孤松

胡夏客曰秋風第二首似拗體律詩

九日一作登高諸人集于林

此詩梁權道編在大厯元年與九日五首不同時按

五首云獨酌此題云諸人集知為兩歲重九矣鶴
曰詩云九日明朝是則此題應云諸人約九日集
于林今按集乃公會是他人相約而公先作詩以
告之蓋因老年難于早出故預道其意也若公為
主人不應以難早出緩客至之期又末語漫看年
少樂句亦非要客之詞世說謝安顧謂諸人曰
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
可留此集固亦難常

九日明朝是相要

平聲

舊俗非老翁難早出賢客幸知歸

舊采黃花勝新梳白髮微漫看

平聲

年少

去聲

樂忍淚已沾

衣

上四故鄉之思是對集林言下四衰老之感是對諸人言

九日之期明朝猶是而相邀之地舊俗已非

蓋有懷于樊川故里也

歸謂歸集林中採花多前
餘興梳髮稀今苦力衰矣漫看二句乃預言來日事

或云九日登高起於費長房以此日避災乃舊俗之非
或云九日之會當不速而至必待相邀方集此舊俗之
非後兩說與題相反今主王洙
之說新梳句暗照孟嘉事

秋興八首

黃鶴單復俱編在大歷元年詩云叢
菊兩開蓋自永泰元年秋至雲安大

歷元年秋在夔州是兩見菊開也吳論秋興者
遇秋而遣興也故八首寫秋字意少興字意多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

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

一作重

開他日淚孤舟一繫

音計

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首章對秋而傷羈旅

也

上四因秋託興下四觸景傷情

王維楨曰江間承峽塞上承山菊開山際舟繫江中四句錯綜相應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七

三

顧注波浪在地而曰兼天風雲在天而曰接地極言陰晦蕭森之狀朱注公至夔州經二秋時賊舟以俟出

映故再見菊開仍墮他日之淚而孤舟乍繫輒動故園之心他日言佳時故園指樊川杜臆叢菊孤舟日

所見刀尺暮砧耳所聞顧注催刀尺製新衣急暮砧搗舊衣曰催曰急見禦寒者有備客子無衣可勝悽絕

孤舟一聯語亦何嘗不健李密感秋詩金風蕩佳節范攄曰作詩實字多則健虛字多則弱如此詩叢菊

玉露凋晚林沈約詩暮節易凋傷阮籍詩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梁元帝詩巫山巫峽長水經注江

水歷峽東逕新崩灘其下十餘里有大巫山非惟三峽所無乃當抗峯岷峨偕嶺衡疑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

謂之巫峽蓋因山為名也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畧無闕處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張協詩荒楚鬱蕭森

注塞上即指夔州夔府書懷詩絕塞烏蠻北白帝城樓

詩城高絕寒樓可證蔡琰胡笳塞上黃蒿分枝枯葉乾
庾信詩秋氣風雲高漢武帝諭淮南王書際天接

地張協詩輕露樓叢菊陶潛詞或命中車或棹孤
舟庾炎詩方掩故園扉子夜歌寒衣尚未了王

臺卿詩處處動春心古詩為焦仲卿
妻左手持刀尺庾信詩秋砧調急節

王嗣爽曰秋興八首以第一起興而後章俱發隱衷
或起下或承上或互發或遙應總是一篇文字又云
首章發興四句便影時事見喪亂凋殘景象後四句
乃其悲秋心事此一首便包括後七首而故園心乃
畫龍點睛處至四章故園思讀者當另着眼易家為
國其意甚遠後面四章又包括於其中如人主之荒
淫盛衰倚伏景物之繁華人情之佚豫皆能召亂平
居思之已非一日今漂泊於此止有頭白低垂而已
此中情事不忍明言不能盡言人當自得於言外也
黃生曰杜公七律當以秋興為表領乃公一生心

神結聚之所作也八首之中難為軒輊長安一章乃文章之過渡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一作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去聲

三聲淚奉使去聲虛隨八月槎楊慎云當作查畫省香爐連伏枕

山樓粉堞隱悲笳請看平聲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

花二章言夔州暮景依斗在初夜之時看月在夜深之候此上下層次也亦在四句分截京華不可見

徒聽猿聲而悵隨槎舄勝懷楚以故伏枕聞笳卧不能寐起視月色於洲前耳陳澤州注杜詩白帝在東夔

府在西聽猿墮淚身歷始覺其真故曰實下孤舟長繫有似

乘槎不返故曰虛隨香爐直省卧病遠連堞對山樓悲笳隱動皆寓日落後情景蘿岡之月忽映洲花不覺

良宵又度矣聽猿悲砧俱言暮景八句蘆荻點還秋
景舊唐書貞觀十四年夔州為都督府督歸夔忠萬

涪渝南七州王褒詩秋色照孤城
落日斜按趙蔡兩注俱云秦城上直北斗長安在夔

州之北故驤依北斗而望之或引長安城北為北斗形
者非是陳澤州注唐人多用北斗如平臨北斗之類公

詩多用北斗如秦城北斗邊之類郭璞詩京華遊俠
窟伏挺詩聽猿方付岫聞瀨始知川水經注每至晴

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
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

沾裳蕭銓詩別有三聲淚沾裳竟不窮徐增注本是聽
猿三聲實下淚拘於聲律故為實下三聲淚李陵書

丁年奉使皓首而歸博物志近有人居海渚者年年
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乘槎而去十餘年

至一處有城郭狀宮中有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
之因問此是何處答曰訪嚴君平則知之因還至蜀問

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其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又荆楚歲時記載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騫乘槎經月而至一處下文所云與博物志同今按嚴武為節度使公曾入幕參謀故有奉使虛隨句八月槎用嚴君平在蜀事奉使參用張騫出使事沈佺期詩累年同畫省漢官儀尚書省中皆以胡粉塗壁紫青界之畫古列士重行書贊尚書郎更直於建禮門內臺給青繡白綾被或錦被幃帳茵褥通中枕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執香爐燒薰從入臺中護衣服詩輟轉伏枕張璠曰山樓即所寓西閣也孔德紹詩雲葉掩山樓邵注城上女牆飾以聖土故曰粉堞梁簡文帝詩平江含粉堞魏文帝與吳質書悲銘吟顧注胡人卷蘆葉而吹之謂之笳簫似簫而無孔鮑博士聯句彷彿藤蘿月綰紛篁霧陰樂府烏夜啼巴陵三江口蘆荻齊如麻徐渭以藤蘿蘆荻分夏秋未合

唐人七律多在四句分截杜詩於此法更嚴張性演義拈夔府京華作主以聽猿山樓應夔府以奉使畫省應京華逐層分頂說似整齊然未知杜律章法而瑣瑣配合全非作者本意後面長安蓬萊昆明吾四章舊注各從六句分段俱未合格今照四句截界方見章法也

千家山郭靜朝暉

呂東萊選本作百處

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

人還汎汎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去聲功名薄劉向

傳經心事違同學少

去聲

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三章

言夔州朝景

上四咏景下四感懷

秋高氣清故朝暉冷靜山遠樓前故坐對翠微漁人燕子即所見以況

己之淹留

杜鰲舟泛燕飛此人情物性之常旅人視之偏覺增愁曰還曰故厭之也邵注公常論救房琯

忤旨幾被戮辱此功名不若衡也公嘗待制集賢院試
後送隸有司此傳經不如向也遠注匡衡抗疏劉向
傳經上四字一讀功名薄心事違屬公自慨末句五陵
學少年不過志在輕肥見無關於輕重也
起下長安陸機詩扶桑升朝暉庾信詩石岸似江樓
山郭
爾雅疏山氣青綠色曰翠微凡山遠望則翠近之則翠
漸微詩于汝信宿注再宿曰信徐訪詩漁人迷舊
浦詩汎汎揚舟殷仲文詩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
盡古詩秋去春還雙燕子文昌雜錄燕子至秋杜乃
去仲春復來謝靈運詩飛燕弄聲以故對還是
依舊之詞非故意之謂或引子規詩故作傍人依未合
得失衡數上疏陳便宜上悅其言遷衡為光祿大夫太
子少傅解嘲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陸機長歌行但
恨功名薄前漢劉向傳成帝即位詔向領校中五經

秘書河平中子歆受詔與父領校秘書哀帝時歆復領
五經卒父前業劉歆責太常書考學官傳經周弘
正詩既傷年緒促復嗟心事違黃生注衡向皆歷事
兩朝故借以自比同學少年謂小時同學之輩列
女傳孟宗少遊學與同學共處鮑照詩憶昔少年時
西都賦北眺五陵注云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
顧注漢徙豪傑名家於諸陵故五陵為豪俠所聚范
雲詩儻從皆珠玑裘馬悉輕肥曰自輕肥見非已所關
心

朱鶴齡曰前三章俱主夔州後五章乃及長安事
澤州陳冢宰廷敬曰前三章詳夔州而畧長安後五
章詳長安而畧
夔州次第秩然

聞道聲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

平聲一作堪

悲王侯第

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震

一作振

西車馬

一作騎

羽書馳

一作非

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

有所思

四章回憶長安歎其洊經喪亂也上四傷朝局之變遷下是憂邊境之侵逼故國有思又起

下四章

杜臆長安一破於祿山再陷於吐蕃如奕棋迭為勝負即此百年中而世事有不勝悲者百年謂開

國至今

邵注王侯之家委棄奔竄第宅易為新主矣文武之官僥倖濫進衣冠非復舊時矣北憂回紇西

患吐蕃事在廣德永泰間或指安史餘孽為北寇者非顧注有所思從寂寞來故國平居之事當秋江寂寞

而歷歷堪思也秋江二字點秋興意杜臆思故國平居并思其致亂之由易故國心為故國思者見孤舟所

繫之心為國非為家也其意加切矣左傳太叔文子曰今宵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金沒明曰自

高祖開國至大歷之初為百年左傳卒有曰不及百年其為戎乎 李陵答蘇武書世事謬矣 世說王我悲

不自勝

古詩王侯多第宅

後漢書傳贊上方欲用

文武

郭泰傳衣冠諸儒唐中宗授楊再思制衣冠舊

齒衣冠持縉紳望族

臨長安二年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冠又吐蕃寇醴

泉奉天党項羌寇同州渾奴刺寇盤屋是時西北多事

故金鼓震而羽書馳或謂吐蕃入長安時徵天下兵莫

至故曰羽書遲非也

指夔州之北此云直北關山金鼓震指長安之北封禪

書因其直北立五帝壇樂府有度關山曲晉書劉

琨傳金鼓振於河曲崔亭伯詩我馬鳴兮金鼓震後

漢書馮異拜征西大將軍韓非子車馬不疲弊於遠

方 楚漢春秋黥布反羽書至前漢息夫躬傳軍書交

馳而輻湊羽檄重跡而狎至 水經注魚龍以秋日為

夜龍秋分而降蟄寢於淵故以秋為夜也 楚辭野寂

宴其無人
吳筠詩風起秋江上
秦弘羊請田輪臺
奏皆故國地
阮籍詩念我平居時
又登高有所思

黃生曰下四章皆故國事特詳言之以舒其悲感耳
或謂寓譏明皇神仙游宴武功之事是猶其人方痛
哭流涕而誣其嬉
笑怒罵豈情也哉

蓬萊高

舊作宮
別作仙

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

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

識聖顏一卧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

一作朝
照非
潮班
章

思長安宮闕歎朝宇之久遠也
上四記殿前之景下
四朔入朝之事
宮在龍首岡前對南山西眺瑤池東
瞰函關極言氣象之巍我軒敞而當時崇奉神仙之意
則見於言外
趙大綱曰雉扇數開望之如雲也龍顏

日映就之如日也 陳澤州注此詩前六句是明皇時
事一卧滄江是代宗時事青瑣朝班是肅宗時事前言
天寶之盛陡然截住陡接本聯他人為此中間當有幾
許繁絮矣 卧滄江病夢州驚歲晚感秋深幾回青瑣
言立朝止幾度也 此章用對結末兩章亦然 唐會
要大明宮龍朔三年號曰蓬萊宮北據高原南望典塏
每天晴日朗南望終南山如指掌京城坊市街陌如在
檻內 雍錄自丹鳳門北則有含元殿又北則有宣政
殿又北則有紫宸殿三殿南北相背皆在山上至紫宸
又北而為蓬萊則山勢盡矣 豐存禮云宮闕舊本作
仙闕為是與下文宮扇不犯重杜臆從之今按宮當作
高蓋字近而訛耳陸機洛記高闕十二間 班婕妤賦
登薄軀於宮闕兮 班固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擢雙
立之金莖注金莖銅柱也 陳澤州注漢武承露銅柱在
建章宮西建章宮在長安城外西北隅唐東內在京城
東北不聞有承露盤事此蓋言唐開寶宮闕之盛又以

明皇好道故以蓬萊承露瑤池紫氣連類言之不必實有金莖劇談錄含元殿國初建造仰觀玉座如在霄

漢陳注唐公主如金仙玉真之類多為道士築觀京師西望瑤池蓋言道觀之盛唐會要太清宮薦享聖祖

玄元皇帝奏混成紫極之樂東來紫氣蓋言太清之尊與上宮闕一類或以瑤池王母喻貴妃之冊為太真紫

氣函關識玄元之降於永昌如此說是追數先皇之失非迴憶前朝之盛矣張衡四愁詩側身西望涕霑裳

鴈列子周穆王肆意遠遊升崑崙之丘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漢武內傳七月七日上齋居承華殿忽

青鳥從西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關尹內傳關令尹喜常登樓望見東極有紫氣西

邁曰應有聖人經過京邑乃齋戒其日果見老君乘青牛車來過陰鏗詩雲移蓮勢出儀衛志唐制有雉

尾障扇崔豹古今注雉尾扇起於殷世高宗時有雉雛之祥服章多用翟羽緝雉羽以為扇以障翳風塵朱注

云唐會要開元中蕭嵩奏每月朔望皇帝受朝於宣政殿宸儀肅穆升降俯仰衆人不合得而見之請備羽扇上將出扇合坐定乃去扇唯宸儀不欲令人見故必俟扇開日繞始得望見聖顏雲移狀障扇之兩開龍鱗謂袞衣之龍章陳注史稱明皇儀範偉麗有非常之表子虛賦照耀龍鱗世說諸葛靚曰今日復覩聖顏一卧滄江本謝安高卧東山任昉詩滄江路窮此鮑照詩沉吟芳歲晚范雲詩幾回明月夜飛夢到江邊青瑣宮中門名注別見樓鑰曰照與站同古詩多用之束皙補亡詩鮮侔晨葩莫之點辱左思二唐兄弟贊二唐潔己乃照乃汚陸厥答內兄希叔詩既叨金馬署復點銅龍門沈約奏彈王源點世家聲將被比屋子美正承諸賢用字例也焦竑云王建詩殿前傳點各依班台對西東入詔變蓋唐人屢用之亦可證杜詩之不音站矣沈約奏彈孔稚珪文正臣稚珪歷奉朝班

盧德水疑上四用宮殿字太多五六似早朝詩語今按賦長安景事自當以宮殿為首所謂不覩皇居壯安知天子尊也公以布衣召見感荷主知故追憶入朝觀君之事沒齒不忘若必全首俱說秋景則筆下有秋意中無興矣此章下六句俱用一虛字二實字於句尾如降王母滿函關開宮扇識聖顏驚歲晚燕朝班句法相似未免犯上尾疊足之病矣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

芙蓉小苑入邊愁珠簾繡柱圍黃鵠

一作鶴

錦纜牙樯起

白鷗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六章思長安曲江數當時

之遊幸也上四敘致亂之由下四傷感時難再瞿峽曲江地懸萬里而風煙遙接同一蕭森矣長安之亂

起自明皇故追叙昔年遊幸始末杜鰲城通御氣前
則數倫勤政苑入邊愁後則耽樂名憂見一人之身而
理亂頓殊也因想邊愁未入之先江上離宮珠簾圍鵲
江間畫舫錦纜驚鷗曲江歌舞之場迴首失之豈不可
憐然秦中自古建都之地王氣猶存安知今日之亂不
轉為他日之治乎顧注宮殿密而黃鶴之舉若圓舟
楫多而白鷗之遊忽起此皆實景舊云柱帷繡作黃鸝
文者非陳澤州注曲江與樂遊園杏園慈恩寺等相
近地本秦漢遺跡唐開元中疏鑿更為勝境故有末二
句帝王州又起下漢武帝方輿勝覽翟塘決在夔
州東一里舊名西陵峽乃三峽之門陸機辨亡論謹守
峽江口劉談錄曲江池塘開元中疏鑿為勝境花卉
環周烟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和上巳節劉餗小說
園本古曲江文帝惡其名曲改名芙蓉為其水盛而芙
蓉富也韋鼎詩萬里風烟異劉琨詩繁英落素秋
注秋西方白色故曰素秋舊唐書南內曰興慶宮宮

西南隅有花萼相輝彰政務本之樓開元二十六年六月造范安及於長安廣花萼樓築夾城至芙蓉苑長安志開元二十年築夾城入芙蓉園自大明宮夾羅城視道經通化門以達南內興慶宮次經明春延喜門至曲江芙蓉園而外人不之知也張正見詩御氣鑾酌天小苑指宜春苑一統志芙蓉苑即秦宜春苑地漢書蕭望之傳署小苑東門侯庾信詩停車小苑外漢蘇子卿詩故鄉夢中近邊愁酒上寬西京雜記昭陽殿織珠為簾裴子野詩流雲飄繡柱西京雜記昭陽殿始元元年黃鸝下建章太液池中帝作歌庾信詩錦纚迴砂磧哀江南賦鐵軸牙檣古詩象牙作帆檣埤蒼橋尾銳如牙也何遜詩可憐雙白鷗朝夕水上遊王粲七哀詩南登瀾陵岸回首望長安庾信詩正自古來歌舞地史記劉敬傳輕騎一日一夜可至秦中謝朓詩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秦紀衛鞅說考公曰秦據河山之固東向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

澤州陳廷敬曰此承上章先宮殿而後池苑也下繼
昆明二章先內苑而及城外也上下四章皆前六句
長安後二句夔州此章在中間首句從瞿唐
引端下六則專言長安事俱見章法變化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
一作月夜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

粉紅闌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七章思長安昆明池而歎

景物之遠離也

織女二句記池景之壯麗承上眼中來波漂二句想池景之蒼涼轉下闌塞去於四句分截

方見曲折生動舊說將中四句作傷感其衰杜臆作追述其盛此獨分出一盛一衰何也曰織女鯨魚亘古不移而菰米蓮房逢秋零落故以興已之漂流衰謝耳
穿昆明以習水戰其跡起於武帝此云旌旗在眼是

借漢言唐若遠談漢事豈可云在眼中乎公寄岳州賈
司馬詩無復雲臺仗虛修水戰船則知明皇曾置船於
此矣身阻鳥道而迹比漁翁以見還京無期不復覩
王居之盛也陳澤州注關塞即塞上風雲江即江間
波浪帶言湖者地勢接近將赴荆南也公詩天入滄浪
一釣舟獨把釣竿終遠去皆以漁翁自比漢書元狩
三年發謫吏穿昆明池臣瓚曰西南夷傳越嵩昆明國
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通身毒國為昆明所閉欲伐
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在長安西南迥迥四十
里虞茂詩昆明池在長安縣西二十里虞茂詩昆明池
水秋色明史記平津書武帝大修昆明池治樓船高
十餘丈旗幟如其上甚壯西京雜記昆明池中有戈船
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上建戈矛四角垂
幡旄旌葆麾蓋照灼涯渙家語旌旗繡紛徐陵詩密
意眼中來曹毗志怪昆明池作二石人東西相望象
牽牛織女晉夏歌晝夜理機絲虛夜動秋靜與動

對 西京雜記昆明池刻玉石為鯨魚每至雷雨常鳴
吼首尾皆動劉孝威詩雷奔石鯨動水濶牽牛遠 蔡
邕漢作賦鱗甲育其萬物 陳琳檄隨波漂流 本草
國經菰即茭白其莖中有黑者謂之茭藚後結實彫菰
米也庾肩吾詩黑米生菰詩青花出稻苗 趙次公曰
沉雲黑言菰米之多一望黢黢如雲之黑也 鮑照詩
沉雲日夕昏蔡邕月令章句陰者密雲也 沉者雲之重
也沉雲意本此 王褒詩塞近邊雲黑 陶潛詩昔為
三春集今作秋蓮房 庾肩吾詩秋樹翻紅葉寒池墜
黑蓮徐孝伯詩詎識鉛粉紅 邵注蓮初結子花蒂褪落
故墜粉紅 庾肩吾詩華道同闌塞 孔叢子世人言
高者必以極天為稱 南中八志鳥道四百里以其險
絕獸猶無蹤特上有飛鳥之道耳 列子身在江湖之
中 隋望江南曲遊子不歸生滿地 傅玄詩渭濱漁
釣翁乃為 周所措

楊慎曰：隋任布古昆明池應制詩：「四跳牽牛渚激賞，
樓鯨川使見太平。」宴樂氣象，今一變云：「織女機絲虛，
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讀之則荒烟野草之悲見於
言外矣。」西京雜記：「太液池中有彫菰紫籜綠節鳧雛，
雁子唼喋其間。」三輔黃圖云：「宮人泛舟採蓮，為已人
權歌，便見人物遊戲宮治富貴。」今一變云：「波漂菰米
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讀之則兵戈亂離之狀俱
見矣。杜詩之妙在能翻古語千家注無有引此者，因
悟杜詩之妙如此。按王嗣奭云：「織女鯨魚，鮪張偉
麗壯千載之觀。」菰米蓮房，物產豐饒，萬民之利此
本迫邇盛事也。范季隨陵陽室中語曰：「少陵七律
詩卒章有時而對然語意皆收結之詞，令人學之於
詩尾作一景聯一篇之意，無所歸宿，非詩法也。」

昆吾御宿自逶迤

一本首句在漢陂之下

紫閣峰陰入漢陂，香稻

草堂本作紅豆一啄殘一作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綵筆昔曾音層一作遊

千氣象白頭今張氏作今舊作吟望苦低垂八章思長安勝境邇舊遊而嘆衰老

也香稻二句記秋景之景連屬上文佳人二句憶尋春之興引起下意仍在四句分截演義公自長安遊

漢陂必道經昆吾御宿及至則見紫閣峯陰入於漢陂所謂半陂以南純浸山者是也唐解趙注以香稻一

聯為倒裝法詩意本謂香稻則鸚鵡啄餘之粒碧梧乃鳳凰棲老之枝蓋舉鸚鵡鳳凰以形容二物之美非實事也

若云鸚鵡啄餘香稻粒鳳凰棲老碧梧枝則實有鳳凰鸚鵡矣陳澤州注香稻碧梧屬昆吾御宿拾翠同舟

屬漢陂公城西泛舟詩青蛾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所謂佳人拾翠春相問也又與岑參兄弟遊漢陂

行船艤嶼夏雲際寺水面月出關田闌所謂仙侶同舟
晚更移也春相問彼此問遺也晚更移移棹忘歸也

張艇注氣象指山水之氣象千者言綵筆所作氣凌
山水也即指漢陂行及城西泛舟等篇言朱注此句當

與題鄭監胡亭賦詩分氣象參看張遠注此詩末聯
與上章末聯皆屬對結體昔曾對今望意本明白舊作

吟望乃字說耳陳注又云此望字與望京華相應既
望而又低垂并不能望矣筆干氣象昔何其壯頭白低

垂今何其悲詩至此聲淚俱盡故遂終焉杜臆此章
所思不專在漢陂考名勝志御宿昆吾傍南山而西皆

武帝所開上林苑方三百里其故基跨今盤屋鄠藍田
咸寧長安五縣之境而漢陂在鄠昆吾御宿皆在上林

苑中曰逶迤則延表廣矣羽獵賦序武帝廣開上林東
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金注御宿以武帝宿此得名

長安志昆吾亭在藍田縣境御宿川在萬年縣西南四
十里四皓歌漢漢高山深谷逶迤逶迤回遠貌通

志紫閣峯在圭峰東旭日射之爛然而紫其形上聳若樓閣然張禮遊城南記圭峰紫閣在終南山寺之西一
統志紫閣峯在鄠縣東南三十里陳注公與鄠縣源
大少府宴漢陂詩有飯抄雲子白句註者謂雲子碎雲
母以擬飯之白南都賦香稻鮮魚徐彥伯詩巢君碧
梧樹山海經黃山有鳥其狀如鴉人舌能言名曰鸚
鵡鄭玄詩箋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說苑黃帝即位
鳳集東園樓碧梧樹終身不去楚詞唯佳人之獨懷
曹植洛神賦或採明珠或拾翠羽費昶詩芳郊拾翠
人迴袖捲芳春夢弼注相問乃詩人雜珮以問之之
意前漢叟敬傳數問遺顏注問遺謂餉饋之也遺去聲
周王褒詩仙侶自招携後漢書李膺與郭泰同舟
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南史江淹嘗宿冶亭夢郭
璞謂曰吾有綵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乃探懷中得
五色筆以授之嗣後有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江淹麗色賦非氣象之可譬漢古詩令我白頭司馬

相如美人賦
蕭帳低垂

吳謂潛齋曰詩有六義興居其一凡陰陽寒暑草木
鳥獸山川風景得於適然之感而為詩者皆興也風
雅多起興而楚騷多賦比漢魏至唐傑然如老杜秋
興八首深詣詩人閭奧興之入律者宗焉張綖曰
秋興八首皆雄渾豐麗沉着痛快其有感於長安者
但極摹其盛而所感自寓於中徐而味之則凡懷鄉
戀闕之情慨往傷今之意興夫外夷亂華小人病國
風俗之非舊盛衰之相尋所謂不勝其悲者固已不
出乎意言之表矣卓哉一家之言斐然百世之上此
杜子所以為詩人之宗仰也陳繼儒曰雲霞滿空
回翔萬狀天風吹海起濤飛湧可喻老杜秋興諸篇
郝敬曰秋興八首富麗之詞沉渾之氣力扛九鼎
勇奪三軍真大方家如椽之筆王元美謂其藻繡太
過肌膚太肥造語牽率而情不接結響奏合而意未

調如此諸篇往往有之由其材大而氣厚格高而聲
弘如萬石之鐘不能為喁喁細聲河流萬里那得不
千里一曲子美之於詩兼綜條貫非單絲獨竹一戛
一擊可以論宮商者也又曰八首聲韻雅暢詞采
高華氣象冠冕是真足虎視詞壇獨步一世澤州
陳冢宰廷敬曰秋興八首命意鍊句之妙自不必言
即以章法論分之如駭難之犀四面皆見合之如常
山之陣首尾互應前人皆云李如史記杜如漢書予
獨謂不然杜合子長
孟堅為一手者也

詠懷古跡五首

鶴注此當是大歷元年夔州作
杜臆五首各一古跡首章前六句

足發已懷亦五章之總冒其古跡則庾信宅也宅
在荊州公未到荊而將有江陵之行流寓等於庾
信故詠懷而先及之然五詩皆借古跡以見已懷
非專詠古跡也又云懷庾信宋玉以斯文為己

仕也懷先主武侯歎君臣際會之難逢也中間昭君一章蓋入宮見妬與入朝見妬者千古有同感焉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月

五溪衣服共雲山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

庾信生平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首章詠懷以庾信自方也上四漂

泊景况下四漂泊感懷

公避祿山之亂故自東北而

西南淹日月久留也共雲山雜處也五六賓主雙關蓋

祿山叛唐猶侯景叛梁公思故國猶信哀江南末應詞

客哀時後四章皆依年代為先後首章拈庾信從自

敘帶言之耳或因信曾居江陵宋玉故宅遂通首指信

按子山自梁使周被留不返三峽五溪踪跡未到不當

傳會 莊子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全其天年
注支離形體不全之貌此詩作流離之意 蜀志許靖

傳漂泊風波絕糧茹草 顧注東北純是風塵西南尚

留天地下字皆不苟吳邁遠詩西南窮天險東北卑地

關 鶴曰峽程記三峽謂明月峽巫山峽廣澤峽其有

瞿塘滪瀨魚子屏風之類皆不在三峽之數此云三峽

蓋指巫山為第三峽非兼明月廣澤而言下章蜀主幸

三峽亦同此義 杜臆樓臺指西閣言蕭懿詩樓臺自

相隱 後漢南蠻傳武陵五溪蠻皆槃瓠之後槃瓠犬

也得高辛氏少女生六男六女織績衣皮好五色衣服

敘州圖經五溪諸蠻授以官爵水經注武陵有五溪謂雄溪

良招五溪諸蠻授以官爵水經注武陵有五溪謂雄溪

橘溪酉溪沅溪辰溪也在今湖廣辰州界 左傳飲食

衣服不與華同 蔡琰詩雲山萬里兮歸路遐 史記

注江湖間謂小兒多狡獪為無賴 庾信詩信在周雖

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其

辭曰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貌是亂離至於沒齒然歌
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又云將軍一去

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提挈老幼關河累年又
傷心賦對玉關而羈旅坐長河而暮年末二句即用其

賦語庾信初在江南江關正其地也後漢書岑彭破荊門長驅入江關

搖落深知宋玉一作主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

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

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此懷宋玉宅也亦四句

分截言古人不可復作而文采終能傳世望而灑淚
恨不同時也二句乃流對杜臆玉之故宅已亡而文

傳後世其所賦陽臺之事本託夢思以諷君至今楚宮
久沒而舟人過此尚有行雲行雨之疑總因文藻所留

足以感動後人耳風流儒雅真足為師矣一說宋宅
雖亡其文藻猶存若楚宮泯滅指點一無可憑矣然則
富貴而名湮沒者烏足與詞人爭千古哉此作言外感
慨之詞亦見姿致黃生曰前半懷宋玉所以悼屈原
悼屈原者所以自悼也後半抑楚王所以揚宋玉揚宋
玉者亦所以自揚也是之謂詠懷古跡也此詩起二
句失粘宋玉九辨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
落而變衰庾信枯樹賦殷仲文風流儒雅海內知名
邵注風流言其標格儒雅言其文學宋玉以屈原為
師杜公又以宋玉為師故曰亦吾師莊子吾師乎謝
朓詩寒烟悵望心曹植詩灑淚滿襟抱李陵書悲
風蕭條蕭條數人亡也太白懷張子房詩歎息此人去
蕭條徐泗空謝靈運詩異代可同調漢武帝讀相
如子虛賦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陶潛詩江山
豈不險楚辭爾何懷乎故宅趙曰歸州荊州皆有宋
玉宅此言歸州宅也曹植論耽思乎文藻之場園

宋玉高唐賦昔先王嘗遊高唐夢見一婦人王因幸之
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為行雲暮為行
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謝朓詩歸夢相思夕豈夢
思言本無此夢俱泯滅與故宅俱亡矣世說王大將
軍云最是臣少所知拔寡宇記楚宮在巫山縣西二
百步陽臺古城內即襄王所遊之地陽雲臺高一百二
十丈南枕長江張正見詩忽聽晨雞曙非復楚宮歌
鍾會檄文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抱朴子莫不指點
之宋玉釣賦歷
載數百到今不廢

按漢書注宋玉作賦蓋假設其事諷諫淫惑也張綰
云賦稱先王夢神女蓋以懷王之亡國警襄王也朱
注云豈夢思明其為子虛亡是之說顧宸曰宋玉
述懷王夢神女作高唐賦又自述己夢作神女賦本
託諷諫襄王耳國風以關雎為思賢離騷比湘妃於
君王玉之兩賦正合此旨李義山詩云襄王枕上原無

夢莫枉陽臺一片雲是也後人皆云襄王夢神女
非矣文選刻本沿訛已久王王二字互混到底今只
改正數字文義自明使王賦高唐之事其夜玉寢夢
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異之明日以白王王曰其夢
若何玉對云云王曰狀如何也玉曰茂矣美矣云云
王曰若此甚矣試為寡人賦之今按必如修遠說於
王曰甚矣句方有著落其賦中王覽其狀亦當改作
玉覽其狀又尾末所云顛倒失據惆悵垂涕者亦屬
自述語不似代
王賦夢之詞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

子兩切

明妃

陳注明字犯重據負薪行作昭君村尚

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

絲梗切

識春風面環珮空歸夜月魂千載

上聲一作歲

琵琶作胡語

分明怨

一作愁

恨曲中論

平聲

此懷昭君村也

上四生

長名邦而歿身塞外此足該舉明妃始末五六承上作轉語言生前未經識面則歿後魂歸亦徒然耳唯有琵琶

寫意千載留恨而已朱瀚曰起處見鍾靈毓秀而出佳人有幾許珍惜結處言託身絕域而作胡語會許

多悲憤曲中訢論正指昭君怨詩不作後人詞曲黃生曰怨恨者怨己之遠嫁恨漢之無恩也陶開虞曰

此詩風流搖曳杜詩之極有韻致者鮑照舞鶴賦雪滿羣山世說千巖競秀萬壑爭流漢書注文穎曰

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漢書王嫱字昭君石崇明君詞序明君本昭君觸晉文帝諱改馬一統志昭君村在荆

州府歸州東北四十里薛道衡詩一去無消息別賦明君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望君王兮

何期終蕪絕兮異域存善注紫臺即紫宮也邵注漢宮名朱瀚曰此詩連字即無極意青塚句即蕪絕意謝

惠連雪賦朔漢飛沙爾雅朔北方也說文漢北方流沙也歸州圖經邊地多白草昭君塚獨青鄉人思之為

立廟香溪一統志昭君墓在古豐州西六十里琴操

昭君有子曰世違單于死世違繼立允為胡者父死妻

母昭君問世違曰汝為漢也為胡也世違曰欲為胡耳

昭君乃吞藥自殺淮南子曰至虞淵是謂黃昏莊

子宋元君將畫圖西京雜記元帝後宮既多使畫工

圖形按圖召幸之宮人皆賂畫工昭君自恃其貌獨不

與乃惡圖之遂不得見後匈奴來朝求美人為閼氏上

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帝悔之窮按其事

畫工毛延壽棄市漸曰省乃省約之省言但於畫圖

中畧識其面也江總和東宮故妃詩猶憶窺牕處還

如解佩時若今歸就月照見不須疑漸曰環珮句乃總

括其語史記南子環珮玉聲璆然漢章帝詔想望

歸魂於沙漠之表庾信昭君詞胡風入骨冷夜月照

心明方調琴上曲變入胡笳聲漸曰琵琶句乃融化其

格釋名琵琶本邊人馬上所鼓也推於前曰琵琶引却曰琵琶石崇明君詞序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琴操昭君在外恨帝始不見遇乃作怨思之歌後人名為昭君怨昭君怨詩云秋木淒淒其葉萎黃有鳥處山集於芭桑養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雲上游曲房離宮絕曠身體摧藏志念抑沉不得顯顯雖得委食心有徘徊我獨伊何求往廢常翩翩之燕遠集西羌高山我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路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史記始皇紀貴賤分明前漢郊祀志天下悲恨

下悲恨
詩終是曲中啼

庚信

韓子蒼昭君圖敘漢書竟寧元年呼韓邪來朝言願婿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昭君字嬀妃之生一子株累立復妻之生二女至范氏書始言入宮久不見御積怨因掖庭令請行單于臨辭大會昭君豐容

視師顧影衰徊疎動左右帝驚悔欲復留而重失信
外夷然范不言呼韓邪願壻而言四五宮女又言字
昭君生二子與前書皆不合其言不願妻其子而詔
使從胡俗此自烏孫公主非昭君也西京雜記又言
元帝使畫工圖宮人皆賂畫工而昭君獨不賂乃惡
圖之既行遂按誅毛延壽琴操又言本齊國王穰女
端正閑麗未嘗窺看門戶穰以其有異人求之不與
年十七進之帝以地遠不幸欲賜單于美人嬀對使
者越席請往後不願妻其子吞藥而卒蓋其事雜出
無所考證自信史尚不同況傳記乎要之琴操最抵
牾矣按昭君南郡人今秭歸縣有昭君村
村人生女必灼艾灸其面慮以色選故也
張紘曰代宗嘗以僕固懷恩之女號崇徽公主下嫁
回紇歐陽公詠其手痕云故鄉飛鳥尚啁啾何況悲
茹出塞愁青塚埋魂知不返翠崖遺跡為誰留玉顏
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行路至今空嘆息巖

花野草自春秋朱文公謂玉顏肉食一聯以詩言之
第一等詩以議論言之第一等議論文公蓋亦感傷
時事故有契於歐公之作耳錢塘瞿佑詩話詩人
詠昭君者多矣大篇短章率敘其離別怨恨而已唯
白樂天云漢使却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
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此不言怨恨而惓惓
舊主之思過人遠甚

蜀

當作漢

主窺

顧少治政作征

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

想像空

一作寒

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

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

一作常

隣近一體君臣祭

祀同

此懷先主廟也

上四記永安遺跡下四敘廟中景事幸峽崩年遡廟祀之由君臣同祭見餘澤未

沃盧注曰幸曰崩曰翠華曰玉殿尊昭烈為正統若
春秋之筆首稱蜀主因舊號耳後篇又稱漢祚其帝蜀

可見矣顧注巢水鶴見廟之久走村翁見祭之勤又曰

正大今按若論書法當云漢主征吳幸三峽尤見

出師表宮中府中俱為一體言平日抱一體之誠千秋

享一體之報朱漸曰先主崩於白帝城其立廟宜也

武侯祠自在沔陽而此處亦為立祠實以君臣一體之

故陪享正合典禮見後主不允臣民之請為闕失矣

武宇記先主改魚復為永安仍於州之西七里別置永

安宮梁簡文帝蜀道篇建平督郵道魚復永安宮

辭思故舊以想像兮

原注殿今為卧龍寺廟在宮東

謝莊送神歌璇庭寂玉殿虛上林賦乘虛無與神

俱西京雜記高松植默應瑒靈河賦長杉峻檟

朴子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未千歲者終不

能集於樹上春秋繁露白鶴知夜半注鶴水鳥也夜半

水伍感其生氣則益喜而鳴楊惲報孫會宗書田家

杜詩杜詩

里

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內宮外殿君廟臣祠有次第王褒四子講德論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

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

運

一作福

移漢祚終難復

一作難恢復

志決身殲軍務勞

此懷武侯

也

上四稱其大名之不朽下四惜其大功之不成

俞浙

三分各據見時勢難為萬古雲霄見才品傑出曰孔明人品足上方伊呂使得盡其指揮以底定吳魏則蕭曹何足比論乎無如漢祚將移志雖決於恢復而身則殲於軍務此天也而非人也五六承萬古雲霄七八承三分割據澤州陳冢宰注武侯在軍嘗綏中羽

扇遺像清高其氣象猶可想見按俞氏云一羽毛如鸞鳳高翔獨步雲霄無與為匹也焦竑則云昔人以三分割據為孔明功業不知此乃其所輕為正如雲霄間一羽毛耳此說非是當年漢軍雜耕渭濱魏人畏蜀如虎孔明一死而漢事遂不可為此真天運之無可如何者志決身殲即出師表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軍務勞即蜀志所云巨細咸決及南征北伐之類紆屈也一獨也殲盡也一統志武侯廟在夔州府治八陣臺下史記越世家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莊子外不觀乎宇宙文子四方上下謂之宇往古來今謂之宙漢書贊蕭何曹參伍冠羣后聲為一代之宗臣注言為後世之所尊仰蜀志武侯傳注張儼曰一國之宗臣伯主之賢佐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序徘徊路寢見先主之遺像高士傳鄭模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諸葛亮出師表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陸機辨亡論割據山川跨制荆吳是言偏霸一方又班固漢

高帝贊割據河山保此懷民亦可言興王事業矣老
子善計不用籌策史記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陸倕
詩萬古信為儔晉書陶侃傳志凌雲霄神機獨斷
蔣氏曰雲霄羽毛正與清高相應梁簡文帝與劉孝
儀令威鳳一毛唐絕交論競羽毛之輕魏文帝典論
傳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間耳彭萊獄中與諸葛亮書
足下乃當世伊呂陳平傳誠能去兩短集兩長天下
指揮即定矣丙吉傳贊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宋文
帝詩運移矜物化蔡琰
胡笳曲我生之後漢祚衰
金郝居中題五大原武侯廟詩籌筆無功事可哀長
星飛墜蜀山摧三分豈是平生志十倍寧論蓋世才
壞壁丹青仍白羽斷碑文字只蒼苔夜深老木風聲
惡猶想褒斜萬馬來按三分萬古以虛對實郝氏將
十倍對三分全用實事
乃做公意而參酌者

劉克莊曰卧龍沒已千載而有志世道者皆以三代之佐許之此詩儕之伊呂伯仲間而以蕭曹為不足道此論皆自子美發之考亭南軒近代大儒不能廢也張綬曰見伊呂而失蕭曹稱之無乃過乎曰此少陵有見之言也蕭曹佐漢開基不能致主王道建萬世之長策使帝王以來之制度蕩然而不復見至今有遺憾焉孔明高卧隆中三顧而起固耕莘釣渭之遺風也文中子稱其無死禮樂其有興乎然則指揮若定誠非蕭曹所能班矣夫豈過哉黃生曰此詩先表其才之挺出後惜其志之不成武侯平生出處直以五十六字論定前後諸人區區以成敗持評者皆可廢矣

盧世淮曰杜詩諸將五首詠懷古跡五首此乃七言律命脉根柢子美既竭心思以一身之全力為廟算運籌為古人寫照一腔血惻萬遍水磨不唯不可輕議抑且不可輕讀養氣滌腸方能領畧人知有秋興

八首不知尚有此十首則杜詩之所以為杜詩行之不著習矣不察者其埋沒亦不少矣

寄韓諫議注

鶴注依梁氏編在大厯元年之秋姑杜臆詩言岳陽洞庭瀟湘南

極韓蓋楚人岳陽其家也

今我不樂

音洛

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牀美人娟娟隔秋

水濯足洞庭望八荒鴻飛冥冥日月白青楓葉赤天雨

去聲一作飛

霜

首敘懷思韓君之意此指韓諫議也

岳陽洞庭韓居之地鴻飛

冥冥韓已遊世青楓赤葉時屬深秋矣詩今我不樂

師氏曰地理志岳州已陵郡在岳之陽故曰岳陽有

君山洞庭湖湘江之勝詩不能奮飛又或偃息在

牀又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鮑照詩娟娟似蛾眉者

莊子秋水時至
此濯足用滄浪歌

左思詩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
揚雄傳陟西岳以望八荒
法言

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

鮑照詩北風

驅雁天雨霜

玉京羣帝集北

斗或騎騏驎翳鳳凰芙蓉旌旗

一作旄

烟霧落

一作樂

影動

倒景搖瀟湘星宮之君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旁

唐汝

此借仙官以喻朝貴也

北斗象君羣帝指王公麟鳳

旌旗言騎從儀衛之盛影動瀟湘謂聲勢傾動乎南楚

星君比近侍之寵恩者羽人比遠臣之去國者靈樞

奎景內經下離塵境上界玉京元君注玉京者無為之

天也東西南北各有八天凡三十二天蓋三十二帝之

都玉京之下乃崑崙北都江淹詩羣帝共上下趙注

羣帝如五方之帝三十二天之帝雖皆稱帝而於大帝

為卑猶諸王三公之於天子也晉天文志北斗七星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七

在太微北人君之象號令之主 集仙錄羣仙畢集伍
高者乘鸞次乘麒麟次乘龍鸞鶴每翅各大餘杜

臆翳語助辭舊解翳為蔽引甘泉賦登鳳凰兮翳芝
非北齊蕭綰詩芙蓉露下落此處落字所本謂旌旗

如落於烟霧之中若作烟霧謂樂音微細如奏於烟
霧中也列子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相如大人賦

貫列缺之倒星注引凌陽子明經列缺氣去地二千四
百里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漢郊祀志登

遐倒景注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 楚詞華
酌既陳有瓊漿些真誥羽童捧瓊漿 楚詞仍羽人於

丹丘羽人飛仙也 羽人似聞昨者 一作赤松子恐是
稀少韓已去位此句起下

漢代韓張良昔隨劉氏定長安帷幄未改神慘傷國家

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餐楓 一作香 此申明諫議去官
風之故以張良方

韓是嘗平定西京者惟慚未改言老謀仍在成敗豈敢言不忘憂國色難腥腐蓋厭濁世而思潔身矣張良

傳顧去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能入火自燒漢書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陸

機高祖功臣傳太子少傳留文成侯韓張良高祖紀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功出師表

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前漢鄧通傳太子齧癰而色難之神仙傳壺公數試費長房繼今咬

腐臭惡非常房色難之鮑照升天行何時與爾曹啄腐共吞腥注啄腐吞腥謂酒肉之人爾雅注楓似白

楊葉圓而岐有脂而香今之楓香是也山海經注宋山楓木即今楓香樹南史任昉營佛齋調楓香二石張遠

注楓香道家以之和藥故云餐鶴林玉露引佛書凡諸所製風與香等朱注引范成大詩懸知佛骨有青異風

香久已滌羶腥其說皆迂曲鄭侯升曰杜詩又周南留

滯古

一作世

所

一作莫

惜南極老人應壽昌美人胡為隔秋

水馬

切於度

得置之貢玉堂

末想其老成宿望再出而濟世匡君也

杜臆南極老人

非祝其多壽此星治平則見進此人於玉堂是即老人星見矣蓋意在治平也

句收史記太史公留滯周南晉書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於丙秋分之夕沒於丁

見則治平主壽昌馬得置之上下四字畧讀前漢翼奉傳久汚玉堂之署顏師古曰玉殿在未央宮楊雄傳

上玉堂

朱鶴齡曰韓琮議不可考其人大似李鄴侯必肅宗收京時嘗與密謀後屏居衡湘修神仙羽化之道公思之而作似聞以下美其功在帷幄脩然遠引周南以下惜其留滯秋水而不得大用也盧元昌曰韓

官居諫議必直言忤時退老衡岳公傷諫臣不用勸
其出而致君不欲終老於江湖徒託神仙以自全也
首尾美人中間羽人及赤松子韓張良南極老人總
一諫議影子 吳江潘耒曰少陵平生交友無一不
見於詩即張曲江王思禮未曾歎洽者亦形諸歌詠
若李鄴侯則從無一字交涉蓋杜於五月拜官李即
於十月乞歸未嘗相往還也此詩題云寄韓諫議則
所云美人當即指韓 黃生曰錢氏謂此詩欲韓諫
議貢李泌於玉堂其說近鑒韓時在岳陽其官之有
無不可知何得以薦賢望之觀泌語肅宗云殺臣者
乃五不可則其君臣之間正非諫議小臣所能與也
予意韓張良當即指韓諫議亦在靈武從駕故曰昔
隨劉氏定長安既而肅崩代立故曰帷幄未改神慄
傷其人必見時事不佳故棄官遠遊公特徵其辭曰
國家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餐楓香也前段玉京羣
帝云云指當時在朝之臣遠方流落者望之猶登仙

也公蓋與韓有舊故作此寄之而因以自寓所以結處深致慨惜言此人自宜在玉堂之上耳焉得置而不用耶朱注雖不徑指為李泌顧云其人必肅宗時嘗與密謀後屏居衡山修神仙之道公思之而作則亦總為玉京羣帝等語所惑也予初疑公以子房比韓或張之先與韓同出因檢史記索隱注云王符皇甫謐皆言子房本韓之公族因秦索之急故變姓名並知本句不曰漢代張子房而曰漢代韓張良公之所指本明白人自不解耳

解悶十二首

鶴注詩云一辭故國十經秋當是大歷元年夔州作杜臆公當悶時隨

意所至吟為短章以自消遣耳

草閣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飛初山禽引子哺紅果

溪女

趙定作女一作友

得錢畱白魚

前二首即事興感此從夢州風景散起上二句山

水對言山禽引子山問之景溪女留魚江邊之事杜
膳草闕公所居山禽句見與物俱適溪女句見人我兩

忘庚信詩客國星散居公雲安詩負鹽出井此
溪女又負薪行男當門戶女出入則溪女賣魚可知

商胡離別下

去聲

揚州憶上

上聲

西蘭

一作

陵故驛樓為

去聲問

淮南米貴賤老夫乘興

去聲

欲東遊

一作流

此欲去夔

有胡商下揚州來別因道其事西陵驛樓公少遊吳趙
時所登洛陽伽藍記商胡販客日奔塞下隋煬帝

詩言旋舊鎮下揚州晉書王述年三十未知名人謂
之痴導以門第辟之既見唯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答

越絕書秦皇帝東遊之會稽會稽志晉宋人
指會稽剡中皆曰東如謝安傳海道還東是也

一辭故國十經秋每見秋瓜憶故丘

一作侯非今日南一作東

湖采薇薇何人為

去聲

覓鄭瓜

一作袁非

州詩人

此下五章皆感懷

也故丘有瓜洲即鄭秘監所居今已謫居南湖無復有訪覓者矣蓋傷其寥落也

黃生曰此詩兩故字兩

秋字兩瓜字連環鈎搭亦絕句弄筆之法大家時一為之耳

原注鄭秘監審水經注長安第二門本名霸

城門又名青門外舊出佳瓜其南有下杜城

雜記杜子夏葬文何必故丘然後即化

南湖鄭監所

在公薨州詠懷詩云南湖日扣舷張禮遊城南記濟

滴水涉神禾原西望香積寺下原過瓜洲村注瓜洲村

在申店滴水之陰許渾集有和淮南相公重遊瓜洲別

業詩淮南相公杜佑也朱注瓜州村與鄭莊相近鄭莊

度郊居也審為度之姪其居必在瓜州村故有末語與

秋瓜憶故丘緊相應或以大厯中鄭審嘗任袁州刺史

改作袁州則
生趣索然矣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劉不待薛郎中獨當省署開文苑

兼泛滄浪學釣翁

此懷薛據也
有知音而薛無

何薛同為水部但何
同調故為惜之當省

署昔為部郎泛滄浪今客荆楚

杜臆此處稱薛益之詩
范滄浪學釣翁即薛據詩也

知公別崔洪云荆州遇薛孟為報欲論詩非漫語也

原注水部郎中薛據
梁書何遜傳范雪見其對策大

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一文一咏雲輒嗟賞沈約亦愛
其文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

鍾
噪詩品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為體裁之才曹植劉楨
為建安才人之冠能推獎名士此云不待者猶言恨古

人不及見耳
唐會要天寶六年風雅古調科薛據及
第韓文公薛公達墓誌據為尚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

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論

平聲

文更不疑

一本第二句作首力

一飯

未曾

音唐

留俗客數篇今見古人詩

此懷孟雲卿也

蘇

今見

古人此稱其作詩便知雲卿

原注校書郎孟雲卿

僧皎然曰五言始於蘇李二

如十九首則詞義炳婉而成章矣

子天與其性發言自高未有作用

洪容齋隨筆曰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

江漢東坡云皆後人所擬也予觀李詩云獨有盈觴

酒與子結網繆盈字係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

應陵敢用之益知東坡之言為可信矣蔡寬夫曰

詩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以為不當有江漢之言

遂疑其偽此但註者淺陋直指為使匈奴時作故人

多惑之其實無據也安知武未嘗至江漢耶
馮惟訥曰古詩云盈盈一水間又高帝諱邦而韋孟詩云
實絕我邦古人臨文或不諱也

復

切又

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即今耆舊無

新語漫釣槎

當作查

頭縮頭

一作項

鰕

此懷孟浩然也上二憶其詩句下二歎

其

人亡

新句無聞而徒然把釣則者舊為之一空矣

槎

頭縮

頭縮即即用浩然句孟詩烏泊隨陽雁魚藏縮

項

鰕又試

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鰕此獨記名以別於

雲

卿也

傳咸詩人之好我贈我清詩文心雕龍五言

流

調清

為宗漢陸賈作新語趙曰習鑿齒襄陽

考

舊傳云

峴山下漢水中出鰕魚味極肥而美襄陽人

採

捕遂以

槎斷水因謂之槎頭縮項鰕楊慎曰說文

查

浮木也

今作槎非槎音訛邪斫也國語山不槎桀是

也今多混用莫知其非畧證數條於此王予年拾遺記
堯時巨查浮西海上十二年一周天名貫月查一曰桂
星查道藏歌詩扶桑不為查水經注臨海江邊有查浦
字並作查唐王勃詩蒞路擁崩查又送行序云夜查之
客猶對仙家坐菊之賓尚臨清賞賂賓王有浮查詩皆
用正字不從俗體杜工部詩查上見張騫又滄海有靈
查惟七言絕空鈎槎頭縮頸鯢七言律奉使虛隨八月
槎古體近體不應用字互異蓋七言絕與律乃俗夫競
玩遂肆筆妄改古體則俗目未擊幸存舊文耳

陶冶性靈存

一作在

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熟知二謝將

能事頗學

一作覽

陰何苦用心

此自敘詩學性靈故既改復吟且取法

詩篇可養

諸家則句求盡善而日費推敲矣韓子蒼曰東坡嘗
語參寥曰老杜言新詩改罷自長吟乃知此老用心最

苦後人不復見其剗剗但稱其渾厚耳杜臆公嘗稱李白詩似陰鏗後人妄云公有不滿太白之意試讀此詩豈其然乎鍾磬詩評既嗣宗咏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又顏之推家訓陶冶性情從容諷喻入其滋味亦樂事也二謝謂謝靈運謝朓陰何謂陰鏗何遜世說王家見二謝則傾筐倒屣此借用之將能事將近其能事易天下之能事畢矣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蔓一作漫寒藤最傳秀句竄

區滿未絕風流相去聲國能此懷王維也右丞雖沒而佳句猶傳況有相國詩名則

風流真可不墜矣縉黨附元載人不足取特以一家詩學可稱故連類及之或以縉能表章維集故云風流未絕詩中似無此意原注右丞弟令相國縉抱朴子知名之高人洽聞之碩儒舊唐書王維傳乾元中

轉尚書右丞晚年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墅在輞口水周
於舍下竹洲花塢與裴迪浮舟往來嘯咏終日所賦詩
號輞川集晉書謝安傳放情丘壑庾信詩寒藤抱
樹踈鍾榮詩品奇章秀句往往警邁王洙曰代宗
時縉為宰相帝求維文縉集上之金壺記王維與弟縉
名冠一時時議云論詩則王維崔顥論筆則王縉李邕
祖詠張說不得與焉盧氏雜記王縉好與人作碑
銘有送潤毫者誤叩其兄門維曰大作家在那邊

李東陽曰唐詩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詰足稱大家
王詩豐縉而不華靡孟却專心古澹而悠遠深厚自
無寒儉枯瘠之病由此言之則孟為尤勝儲光羲有
孟之古而深遠不及岑參有王之縉而又以華靡掩
之故杜子美稱吾憐孟浩然稱高人王右丞而不及儲岑有以也夫

先帝貴妃今

一作俱

寂寞荔枝還復

扶又切

入長安災方每

續朱櫻獻玉座應

平聲

悲白露團

杜鰲

已下四章皆為明皇徵貢荔枝而發此歎

舊貢之未除也

帝妃皆亡而荔枝猶獻得無先帝神靈尚悽愴於白露中乎蓋微諷之也

據李綽歲時紀

櫻桃薦寢取之內園不由蜀貢此特言其夏薦櫻桃而荔枝繼獻耳

杜修可曰唐史遺事乾元初明皇幸蜀而回嶺南進荔枝上感念楊妃不覺悲慟

憶昔蓬萊殿奔騰獻荔枝正言楊妃事也

前病橘詩世說南州

謂之炎方朱注獻自南海故曰炎方

禮記仲夏之月天子以含桃先薦寢廟

露為霜 又 零露漙兮

憶過瀘戎摘荔枝青楓隱映石逶迤京華應

平聲一作京中舊今

從陳無已本

見無顏色紅顆酸甜只自知

此機遠貢之失真也 瀘戎之問親

摘荔枝若京中所見應無此色味食者當自知耳
注公去秋宴戎州楊使君樓有輕紅劈荔枝句憶過指
此也或云荔枝原名離枝言其離枝則色味香氣俱變
也杜臆涪州有荔枝園相傳謂充貢於貴妃者涪
去京師尤遠今讀公詩知出瀘戎者是傳稱置驛傳送
數千里色味未變此蓋取其無是理也方輿紀勝妃子
園在涪州之西去城十五里當時以馬遞馳載七日七
夜至京人馬斃於路者甚衆方輿勝覽蜀中荔枝瀘
敘之品為上涪州次之合州又次之朱注敘州即戎州
荔枝譜廣州及梓夔閬所生者太率早熟肌肉薄而
味甘
酸

翠瓜碧李沉玉甃

音

赤梨蒲萄寒露成可憐先不異枝

蔓此物娟娟長遠生

此譏異味之惑人也杜臆宮中
食荔不過為其味甘寒可以消暑

止渴因比之水晶絳雪然瓜李沉之井中梨菊採之露
下亦何減於荔只緣諸果枝蔓尋常初不以為異獨荔枝
生自遠方故慕其色味而珍重之耳魏文帝書浮甘
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冰江適升賦構玉甃之百節
壞南史扶桑國有赤梨經年不
媚媚言其質弱而色鮮

側生野岸及江蒲

一作浦

不熟丹宮滿玉壺雲

一作寒

壑布

衣鮫背死勞人

一作生

害

一作重

馬翠睂須

一作出

當時致亂之

此結

由荔枝生於遠僻不植宮中而偏滿玉壺以其所好
在此不憚多方之致也豈知抱道布衣老丘壑而不微
獨於一荔乃勞人害馬以給翠睂之須噫遠德而好色
此所以成天寶之亂歟賈捐之疏後宮盛色則賢者
隱處此詩後二句本之蜀都賦旁提龍目側生荔枝
楊慎丹鉛錄詩用側生字蓋為庾文隱語以避時忌即

春秋定哀多微詞之意趙曰自我焚而下以畝為蒲

今官私契約皆然用以押韻師作江浦非是朱注或曰

劉熙釋名草園屋曰蒲又謂之菴此詩江浦似用此義

言荔枝生於野岸江菴之側耳顏延之詩皓月鑒丹

宮漢辛延年詩繩絲提玉壺北山移文欺我雲壑

詩黃髮鮑背注老人背有鮑文荆公作勞人害馬

今按勞人草草見詩經害馬之徒見莊子於文義明白

吳氏作勞生害馬山谷謂善本是勞人重馬趙注武

后嘗改人為生當時因而誤寫耳今按重字作去聲讀

是引重致遠之意重字作平聲讀乃驛馬重過之意

吳論驛使奔騰另副一馬以防倒斃故云重馬盧注重

馬出前漢劉屈氂傳師古注重謂懷孕者今按急過之

馬未必用孕馬此注未確古今注魏

宮人好畫長眉今多作翠眉鸞鶴髻

王嗣爽曰公因解悶而及荔枝不過一首足矣一首

之中其正言止荔枝還復入長安一句正言不足又

徵言以諷之徵言不足又深言以刺之蓋傷明皇以貴妃名禍則子孫於其所釀禍者宜掃而更之以亟蘇民困公於病橘亦嘗及之此復妃妃不厭其煩可以見其愛國之苦心矣

洞房

鶴注明皇以唐德二年三月莖泰陵詩云園陵白露中又曰仙遊終一闕女樂久無香則

去莖年遠矣梁權道編在大厯元年得之杜臆八章皆追憶長安往事語兼諷刺以警當時君臣圖善後之策也每首先成詩而撮首二字為篇名乃三百篇遺法趙曰此下八篇蓋一時所作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秦地應聲新月龍池

一作滿地

舊宮繫

計音

舟今夜遠清漏往時同萬里黃山北園陵白

露中

首章從秋夜感興有故國舊君之思上四長安秋夜之景所感在妃子下四夔州秋夜之景所感

在明皇 秦地二句舊注云月雖新而宮則舊有物是
人非之感 滿指池水不指月色蓋章肉秋風秋月秋
水秋露皆各舉時景言耳 趙訪注今夜應新佳時應
舊佳時清滿公為拾遺時宿省所聞者時上皇初還
京也故下接以園陵句 長門賦徂清夜於洞房 史
記南子環珮玉聲璆然記行則有環珮之聲 曹植詩
歡坐玉殿 漢武辭秋風起兮白雲飛 楊妃過溫泉
行云玉殿空掩扉秋風動琪樹昔日繁華事盡逐流水
去 國策張儀曰秦地半天下 鮑泉詩新扇如新月
唐會要明皇在藩邸居興慶里有龍池湧出日以浸
廣至開元中為興慶宮 唐太宗詩丹陵幸舊宮 薛
道衡詩今夜寒車出 鮑照詩嘯歌清滿畢 晉灼曰
黃山宮名在槐里 前漢叔孫通
侍先帝園陵寢廟 詩白露為霜
天寶之亂禍由妃子故八章以此為首黃生更定次
序以大厯開元居先未合作者之意又將洞房玉殿

指陵土寢殿而以環珮為守陵宮人亦非
是鼎湖銀海蓬萊羽林自在第七章也

宿昔

宿昔青門裏蓬萊仗數

音移

花嬌迎雜樹龍喜出平池

落日

一作月

留王母微風倚少

去聲

兒宮中行樂

音洛

秘少有

外人知

此追敘

明皇逸豫之事

昔於青門城內見仙仗數移自蓬萊而

上四敘遊幸下四敘

往曲江南苑也花迎龍出景物亦若增新矣日將落而

留連王母貴妃專寵也風微起而憑倚少兒秦競得幸

也當時恣意行樂不令人知今果安在哉上章已說園陵此處復追敘生前故用宿昔二字另提下二章俱

蒙此曹植詩宿昔秉良弓顧注青門長安城東門也鶴注龍朔二年高宗置仗朝會之仗三衛分上為

五仗李翰林別集序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得四
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
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輦從鮑照詩
雜樹茂寒峯天寶中興慶池小龍常出遊宮垣水溝
中蜿蜒奇狀靡不瞻觀鑾輿西幸龍一夕乘雲雨望西
南而去此見明皇十七事中龍池即興慶池盧注楊
妃曾度為道士故唐人比為王母漢武內傳王母言語
簾畢嘯命靈官駕龍嚴車欲去帝下席叩頭請留殷勤
王母乃坐衛青傳衛媼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
子夫少兒先與霍仲孺通生去病及衛皇后立少兒更
為陳掌妻飛燕外傳帝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
以倚后歌歌酣風起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
乎帝乃令無方持后履朱注徵風倚少兒蓋合用少
兒飛燕事漢書周仁為郎中令慎重不泄以是得幸
入卧內後宮秘戲仁嘗在旁終無所言於外楊惲傳
人生行樂耳杜鵑行樂污褻必有不可使外人聞者

黃生曰此章畧見風刺然其詞微而婉如祿山宮裏
號國門前之句非唯失風人之意亦全無臣子之禮
矣

能畫

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扶又似一作切

物皆初一作春政化平如水皇明晉作明一作思斷丁亂切若神時

時用抵戲亦未雜風塵此記當時優寵技巧也在四句分截舍人投壺足動天顏之

笑延壽善畫能令物色生春此一時適意之事若使當
年政平風斷即時用抵戲亦何至風塵雜起乎惜乎明

皇之不然也盧注玄宗時畫鷹畫馬有馮紹正韓幹輩其侏儒黃鵬帝嘗呼為肉几此即毛郭之流故借漢

事為比杜臆抵戲用以當戲劇舊引漢書角觥戲未

合雜風塵

指流離播遷

既涉風塵則不平不斷可知言

外見意此風人溫厚之旨也西京雜記畫工有杜陵

毛延壽寫人好醜老少必得其真又云武帝時郭舍人

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

入小豆惡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

反謂之賦言於華中為驍傑也每投壺帝輒賜金帛

神異經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與一玉女投

壺設有入不出者天為之笑張華曰笑者開口流光今

電是也隋辛德源詩雲衛天笑明莊子與物為春

漢安帝詔達於政化後漢第五訪傳政平化行

班固兩都賦天人合應以發皇明魏都賦皇恩綽矣

晉史論

神畧獨斷

洪容齋三筆云杜詩命意用事皆趣深遠若隨口一

讀往往不能解如能畫詩第三聯頗與前語不相貫

穿然按其旨本謂技藝倡優不應蒙人主顧時或用
然使化如水思若神為治大要既無所損則時或用
此輩亦無害也黃生曰政平明斷自指開元之治
從半腰說起轉折方不費力若將此意頓在前敘事
必拖沓矣

鬪雞

鬪雞初賜錦舞馬既

一作解胡買切

登牀簾下宮人出樓前御

曲一作柳

長仙遊終一閱女樂久無香寂寞驪山道清秋

草木黃

此章有樂極悲來之感前之樂下四追惟遺跡致沒後之悲

上四鋪張盛事見生遠注仙

遊句反上御曲長女樂句反上宮人出黃生曰第五句是通盤一大關節蓋不以荒宴直接播遷徑及崩駕

之感則有傷痛而無刺譏是溫柔敦厚之遺教也季
邱之難馴見左傳齊有馴雞走犬見國策陳思王得大
宛紫騮馬教令習舞與鼓節相應見魏志吐谷渾遣使
獻舞馬謝莊為作舞馬賦見宋書是馴雞舞馬其來久
矣此詩則專指明皇事耳陳弘祖東城父老傳玄宗
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馴雞戲及即位立雞坊於兩
宮間索長安雄雞金鳧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於雞坊
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雞飼之帝出遊見賈昌弄
木雞於雲龍門道旁召入為五百小兒長天子甚愛幸
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天下號為神雞童傳又云明皇
以乙酉生而喜馴雞是兆亂之象也黃庭堅曰觀風樓
南起馴雞殿明皇雜錄上嘗令教舞馬四百匹各分
左右部目為某家龍某家驕時塞外以善馬來貢者上
俾之教習無不曲盡其妙因命衣以文繡絡以金鈴飾
其鬃鬣間以珠玉其曲謂之傾盃樂者數十回奮首鼓
尾縱橫庭節又施三層板牀乘馬於上杆轉如飛或令

壯士舉榻舞於榻上樂工數十人環立皆衣淡黃衫文
玉帶必求年少姿美者每千秋節命舞於勤政樓下
明皇雜錄上每宴賜酬則御勤政樓太常陳樂教坊大
陳等幢走索丸劍角觚翻雜令宮人數百飾以珠翠衣
以錦繡自幃中擊雷鼓為破陣樂又云玄宗製新曲
四十餘又新製樂譜每初年望夜御勤政樓觀燈作樂
貴臣戚里設看樓觀望夜闌太常樂府懸散樂畢即遣
宮女於樓前縛架出眺歌舞以娛之開元傳信錄明
皇夢遊月宮詣仙子娛以上清之樂其曲淒楚動人明
皇以玉笛尋得之曲名紫雲迴異聞錄開元六年八月
望上與中天師洪都客作術夜遊月宮見素娥十餘人
笑舞於廣庭桂樹之下音樂清麗遂歸製霓裳羽衣之
曲虛注白樂天勤政樓前御柳詩中有開元柳一株
別作御柳亦有本趙曰仙遊言明皇上昇沐曰祿山
亂後女樂流散也南部新書驢山華清宮毀廢已久
惟存繚垣朝元閣在山嶺之上最為新絕礎柱尚在山

腹即長生殿殿東西盤石道自山麓而上道側有飲酒亭明皇吹笛樓宮人走馬樓故址猶存邵注驪山在今西安府臨潼縣東南二里因驪我所居故名溫泉在馬明皇建華清宮於其下秋風詞草木黃落兮雁南飛

歷歷

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

一作目

前無端盜賊起忽已歲時

遷巫峽西江外秦城北斗邊為郎從白首卧病數

所角切顧

音先主切非

秋天

此章承前起後前三章說亂離以後故以盜

開元事括之後三章說亂離以後故以盜

賊起包之

上四乃追述往事下則自歎夔江衰老也天寶之亂皆明皇失德所致此云無端盜賊起蓋諱

言之耳

張華詩昔事歷歷記謝靈運詩浮歡昧眼前

漢樂府從軍行禍集非

無端漢武帝書盜賊縱橫鮑照詩歲時多阻折
陰鏐詩江連巫峽長梁簡文帝詩落日下西江趙
曰蜀江從西來故謂之西江長安城謂之北斗城蔡
夢弼曰公在蜀為尚書員外郎故云荀悅漢紀馮唐
白首屈於郎署謝靈運詩卧病同淮陽數秋天屢
經秋日也顧注謂前後情事俱從卧病中追數而見者
其語太曲庾信小
圍賦異秋天而可悲

洛陽

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天子初愁思去聲都人慘別顏

清笳去宮闕翠蓋出關山故老仍流涕龍髯幸再攀此

西狩之事也上四敘幸蜀之由下四記還京之事別
顏流涕上下相應祿山於天寶十四年十二月陷東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七

京所謂洛陽沒也次年六月七日靈寶賊績賊入潼關所謂犯潼關也是夕平安火不至明皇懼而謀幸蜀所謂初愁思也十三日帝出延秋門至咸陽驛而從官駭散所謂惻然別顏也至德二年九月郭子儀收復西京賊衆夜遁所謂去宮闕也十月肅宗入長安上皇發蜀郡所謂出關山也十二月上皇至自蜀百姓舞抃路側曰不圖今日復見二聖所謂故老流涕龍髯再振也此散出狩還宮之事首尾詳明真可謂詩史矣杜臆初愁思蓋向不知愁者流涕攀髯則開元美政去國仁言真足以繫人心者考唐史帝之出奔經過左藏楊國忠請焚之上曰賊來無得必更斂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赤子上既過便橋國忠使人焚橋上曰人各避賊求生奈何絕其路留高力士撲滅之皆去國之仁言也邵注洛陽屬河南府唐高宗以此為東都潼關在陝西西安府華陰縣乃秦關要地前涼主寶書忽聞北地陷沒冠逼長安古詩胡馬依北風馬融與謝伯世書憤

憤愁思杜勢銘賦操銘揚清謝眺詩寥戾清銘轉
梁鴻歌宮闕崔魏兮高唐賦以翠羽為蓋淮南子建
翠蓋江淹恨賦闕山無極晉書懷帝紀故老或歎
歎既成有龍垂胡顧下迎黃帝上騎羣臣後官七十餘
人從上龍乃去餘小臣不得上迺悉持龍顧龍顧拔墮
墮黃帝之弓百姓乃抱其弓與龍顧
號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弓曰烏號

驪山

驪山絕望幸花萼罷登臨地下無朝音燭人間有賜金

鼎湖龍去遠銀海雁飛深萬歲蓬萊日長懸舊羽林此

傷國陵而作也上四升遐之感下四陵寢之悲郤
注明皇崩後驪山花萼不復幸臨地下久無朝燭人間

徒有賜金自此鼎湖龍去銀海雁深唯留此蓬萊日色
長照陵上羽林耳寂冥身後良可歎也杜臆蓬萊宮
先帝所居羽林軍守護陵寢者黃生曰此章即申首
章國陵霜露之感而言更深切前是孤臣獨泣此則率
土同悲也明皇在日每歲十月必至驪山華清宮又
友愛諸王造花萼相輝之樓趙曰朝燭當音朝覲之
朝凡朝在早則秉燭而受朝今地下幽閑無朝見之燭
也黃庭堅曰漢書高后紀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北
史隋獻皇后山陵成賜楊素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
以銀鼎湖注已見上章漢書秦始皇葬於驪山之
阿下銅三泉上崇三墳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龜雁何遜
經孫氏陵詩銀海終無浪金龜會不飛黃注日者君
象羽林上應星文故與日相貼羽林即萬騎軍後改
為龍武軍明皇葬後用為護陵軍漢禮樂志汾樹羽
林雲景杳冥顏注言所
樹羽葆其盛若林也

提封

提封漢天下萬國尚同心借問懸車一作守何如儉德

臨時徵俊又入莫慮一作草犬羊侵願戒兵猶火恩加四

海深

此章總結直究當時致亂之由以垂為永戒也

言當此一統天下萬國同心世事尚可為也但勿更尋前轍耳自明皇好邊功而尚奢侈故有懸車儉德之語不聽張九齡而致祿山終叛故有俊又犬羊之語使當時息兵愛民焉有天寶之禍哉故以戒兵加恩然之此詩反覆丁寧無非覽已往以告將來若云指諷代宗時事則當年吐蕃入寇叛將不恭恐非罷兵可以止亂也

三四即所謂在德不在險五六即所謂汲黯在

朝淮南寢謀

杜臆儉者不奪民心自懷此無形之險

也俊又在朝折衝樽俎何憂於犬羊乎兵勿輕動則恩

加四海英公之謀國堂堂正正即孟子所告齊梁之君
者自許稷契以此東方朔傳提封頃畝注謂提舉四
封之內總計其數漢書刑法志一同百里提封萬井
古史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左傳呂相曰
戮力同心又懸車束馬以踰太行書慎乃儉德
又俊又在官晉愍帝檄石虎敢率犬羊渡河縱毒
左傳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

魏志陳羣曰皇恩溥遍海岱

顧宸曰八章皆詠開元之事與李白宮中行樂詞八
章相為表裏但太白作於明皇之時故微婉其詞而
諷之少陵作於明皇之後故雜敘其事而傷之黃
生曰八章專述開元以來之事借古喻今美惡不掩
風人之旨盡於此矣他詩有連及者固無譏刺之意
以為是非具在國史非臣子所得而私議至受恩先
帝沒齒不忘深思慨慕則時有之後人不能推公之
志毛求影捕輒謂有所刺譏夫君子不非是邦之大

夫况親委贄而為之臣者哉

秋興及洞房諸詩摹情寫景有闕國家治亂興亡寄託溪長秋興八首氣象高華聲節悲壯讀之令人興會勃然洞房八首氣思沉鬱詞旨淒涼讀之令人感傷欲絕此皆少陵聚精會神之作故能舌吐風雲筆參造化千載之下猶可歌而可涕也但七律才大氣雄固推賦騷逸調而五律韜鋒鉞鏐直與經史並驅兩者當表裏參觀方足窺其底蘊焉

鸚鵡

此下八章乃雜咏物類蓋即所見以寓意也

梁權道編大歷元年夔州詩內近之明皇雜錄開元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頗聰慧洞曉言詞上及貴妃皆呼為雪衣娘有鷹搏之而斃遂瘞苑中呼為鸚鵡塚今詳詩意乃泛咏鸚鵡

與彼
無涉

鸚鵡含愁思

去聲

聰明憶別離翠衿渾聲短盡紅嘴漫多

知未有開籠日空殘舊宿枝世人憐復切

又

損何用羽

毛奇

咏鸚鵡有離鄉之感
能憶別離也二句提綱

翠衿短傷其貌悴紅嘴多

惜其空言未開籠苦於拘束殘舊枝憫其遠離句說
別離句句說愁思句句皆聰明中所自曉者未又寫出

所以別離之故感慨深矣
顧注此詩拈出含愁思三
字代為鸚鵡寫意八句反覆宛轉蓋亦傷受制於人不

能自展其奇也
朱鶴齡曰此詩似槩括禍衡賦中語
聰明則性慧辯而能言才聰明以識機也別離則痛母

子之永隔哀伉儷之生離也翠衿紅嘴則紺趾丹嘴綠
衣翠衿也渾欲短則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馬如也

漫多知則豈言論以階亂將不容以致危也未有開籠
日則閉以雕籠剪其翅羽也空殘宿舊枝則想崑山之
高峻思鄧林之扶疎也末句羽毛奇則雖
同俗於羽毛故殊志而異心也殘餘也

顧宸曰此分明有才人失路託身異族之感如魏
武之於楊修隋煬之於薛道衡皆所謂憐復損也

孤雁

鶴注此託孤雁以念兄弟也當是大歷初夔州作

孤雁不飲啄飛鳴聲

一作聲非

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

重聲雲望盡

一作斷

似猶見哀多如更

一作更復

聞野鵑無意

緒鳴噪亦

一作白

紛紛

咏孤雁有流落之悲片影相失寫孤雁之狀望盡哀多

首二另提

寫念羣之意未聯借鵑形雁乃題之外象不飲啄者
為念羣故也誰憐指羣雁之已去者雁行既遠望盡矣

似猶有所見而飛追呼不及哀多矣如更有所聞而鳴
二句申言飛鳴迫切之情見聞二字屬在孤雁王彥
輔曰公值喪亂羈旅南土而見於詩者常在鄉井故託
意於孤雁章末譏不知我而說說者師氏曰鮑照孤雁
詩云更無聲接緒空有影相隨孤則孤矣豈若此詩飛
鳴聲念羣一語孤之中仍有不孤之念乎魏文帝詩
孤雁獨南翔何遜詩誓將收飲啄詩載飛載鳴
江總詩詞念羣桑梓庾信詩澗底一片雨梁簡文
帝詩花茂蝶爭飛枝濃鳥相失吳均詩山上萬重雲
王融詩綠中傳意緒何遜詩生平無意緒拾遺記
魯僖公十四年晉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有白鵝遶烟而噪

鷗

鷗注當是大雁初變州作
江浦指變江魚復浦也

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點青

盧作青雋

作苗雪暗還須浴一作落風生一任飄幾羣滄海上清影

日蕭蕭

詠鷗憐其少自得之致此在六句分截數浦鷗之勞不如海鷗之逸也羅大經曰浦鷗閒

戲使無他事儘自寬鏡却以謀食之故翻玉羽而弄青苗雖風雪凌厲亦不暇顧矣何似羣飛海上者清影偷

然不為泥滓所染耶此興士當高舉遠引歸潔其身不當逐逐於聲利之場以自取賤辱也既云寒鷗不當

言春苗矣以青對玉為工點如點水蜻蜓之點南起志江鷗一名海鷗在漲海中頗知風雲若羣飛至岸必

風渡海者以此為候玉羽白羽也舞鶴賦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盧注春苗當是青苗瘦有青苗

陂公夔州歌北有湖水通青苗晴浴狎鷗分度度江暉詩雪暗馬行遲胡夏客曰因海上狎鷗事故云滄

海上氣象自遠大蕭蕭閒暇之意

猿鶴注依梁氏編在大厯初夔州作西閣曝日詩
流離木杪猿又上後園詩瘴毒猿鳥落以二詩

證之良是爾雅猴一名猿善攀援樹枝

裊裊啼虛壁蕭蕭挂冷枝艱難人不免一作隱見爾

如知慣習元從衆全生或用奇前林騰每及父子莫相

離詠猿稱其有見幾之智中問隱見二字為通章之
眼啼壁聲相近挂枝形尚遠此為隱見發端人不如

猿取其用智以脫險也從衆能挂枝用奇能騰蹕此為
隱見指實父子不離取其用智以全身也杜臆人於

亂世往往父子不保公嘗携子避亂而恐其不能兩全
具見苦情裊裊聲之長也蕭蕭聲之寡也謝朓秋

竹曲從風既裊裊楚詞風颯颯兮木蕭蕭陰鏗詩
猿挂入樹枝艱難猶云險阻詩遇人之艱難兮賈

誼策習慣如自然按後詩有猿挂時相學故知慣習指挂枝也淮南子倍是從衆趙曰全生如搏矢避矢

之類列子雖全生不可不有其身通鑑晉安帝紀沈田子曰兵貴用奇莊子獨不見夫騰猿乎騰及騰躍

而相及也吳都賦猿父哀吟揮子長嘯盧注桓溫入蜀至三峽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攀崖哀號又齊

武帝至景陽山見一猿悲號問丞此猿何意答曰猿子前墜崖死其母求之不見耳此父子相離之證也

麋音几本作麋詩有衣冠兼盜賊當指崔旰之亂也夔州作以

大麋旄毛狗尾木草衍義麋麋類山溪僻處頗多其聲如擊破鼓

永與清溪別蒙將玉饌俱無才逐仙隱不敢恨庖厨亂

世輕全物微聲及禍樞衣冠兼盜賊饕餮音餮饕餮音鐵用斯須

詠虎歎其不當鳴而鳴也上四代虎寓意自悔不能
見幾遠害下乃慨世之貪味而殘生者一二作痛心
語三作自責語四作自解語亂世歎其生不逢辰微聲
推出致禍之本衣冠乃食肉者盜賊乃捕獸者徇口
腹之欲而戕命於斯須則衣冠亦等於盜賊矣此罵世
語亦是醒世語黃生曰此物頗難入詠前半寫得如
許風致妙在以清溪字陪對玉麒以仙隱字陪對庖厨
遂覺烟火之氣都盡後半慨世不離詠物而却不徒詠
物此之謂大手筆舊注清溪山多虎左思吳都賦
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麒王筠詩玉麒駢羅瓊漿泛溢
神仙傳葛仙翁於女兒山學道數十年登仙化為白鹿
二足時出山上謝靈運詩一老四五少仙隱不可別
說苑鹿生於山命懸於庖厨亂世重殺物而輕全
物全乃全活之全莊子不敢以全物與之阮籍詩萬
樹陽微聲漢書注衣冠有仕籍者左傳緡雲
氏有不才子謂之饕餮注貪財為饕貪食為餮

顧宸曰自古文人才士生逢亂世出嬰禍患何一不從聲名中得之中郎之於董卓中散之於司馬及禍雖異其以微聲致累則同也此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隆中所以獨高千古二語感慨甚大

雞

注此是大歷元年夔州作故詩云巫峽漏司南

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殊方聽有異失次曉無慙問

俗人情似充庖爾輩堪氣交亭育際巫峽漏司南

詠雞

當鳴而不鳴也

上六故事是案末二歸結是斷

德

鳴失次矣比曉能無慙乎乃問之習俗人情皆云如是彼既不能司晨亦但堪充庖已耳當子半亭育之時而巫峽漏聲早有司南之報雞鳴果安在哉顧注將問俗二句作借雞警人言人情無德無信與雞相似而充

庖則獨用雞乎杜臆謂刺巫峽之人可殺皆非也韓
詩外傳夫雞頭戴冠文也足傳距武也見敵而鬪勇也
得食相呼義也鳴不失時信也雞有五德君猶淪而食
之其所由來近也記雞初鳴史歷書雞三號卒明
注夜至雞三鳴始為正月一日趙曰失次猶三國志
言失旦之雞也蔡邕賦時牢落以失次胡夏客曰楚國
語有雞次之典此次字所本左傳充君之庖列子
亭之毒之注化育之意劉孝標啟一物之微遂留亭育
南 韓非子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梁元帝詩刻漏銘司
司晨之職故曰巫峽漏司南顧注雞為火德之精南方
屬火故曰司南遠注指南車有南北北定向如雞鳴有子
午定候春秋說題詞雞為積陽南方之象陽出雞鳴以
類感也已上數說皆指變雞漏失司晨與殊方失次犯
重今從黃生注直指
曉漏開說更有蘊藉

黃魚

鶴注當是大厯元年夔州作故詩云日見巴東峽

日見巴東峽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犬長大不容身筒

桶

音統一作筒

相沿久風雷肯為聲伸一作神

泥沙卷涎沫回

首怪龍鱗

詠黃魚數長大而罹患也上四言取之狼藉下致哀憫之意雖欲援救而不能矣

筒

桶取魚世俗相沿已久雖有風雷肯相伸救彼亦卷沫泥中徒望龍飛而驚怪見黃魚之大而不靈也

盧注

此即公鵬賦中所云鵠鵠之類莫並於物空生此身長大如人之意俱指庸流言杜聽夔州上水四十里有

黃草峽出黃魚大者數百觔兩雅注鱧魚體有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大江東人呼為黃魚鹽鐵論江陵

之人以魚飼犬筒竹器桶木器皆捕魚之具陸龜蒙漁具詩序絡而竿者總謂之筌筌之流曰筒曰車邠

注三月浪暖鯉化為龍則風雷從之劉峻金華山栖志魚潛淵下窟穴泥沙莊子泉涸魚處於陸相煦以濕以沫

白小

鶴注當是大厯元年夔州作與前數首連類而詠物也舊注即今麴條魚

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去園蔬

入肆銀花亂傾筐

一作箱

雪片虛生成猶拾

一作拾

卵盡取

義何如

咏白小嘆細微之不免也然有萬物一體之念物雖微細同霑水族乃俗

杜臆此詩起結藹

當園疏用之賤矣亂肆傾筐取之多也但此羣分之命亦屬造物生成今猶拾卵而盡取之有傷於義矣黃生注三四形容其小五六形容其白語甚鬆秀生成應上分命盡取則不仁而譏其非義者用物撙節之謂義

也 盧注黃魚以長大不容白小以細微盡取不幸生
變大小俱盡以數民俗之仁也 羣分命各分一命
也 易物以羣分 曹植橘賦體天然之素分 庾信小
園賦一寸二寸之魚 賓退錄靖州圖經載其俗居喪
不食酒肉鹽酪而以魚為蔬今湖北多然謂之魚菜羹
與湖北為隣故云 陶潛詩園蔬有餘滋 詩不盈傾
筐 西京賦獲胎拾卵
鰕 鰕盡取末二句用之

黃生曰前後詠物諸詩合作一處讀始見杜公本領
之大體物之精命意之遠說物理物情即從人事世
法勘入故覺篇篇寓意含蓄無限 今按唐人詠物
詩唯李巨山集中最多拈一字為題用五律寓意其
對仗亦頗工緻但有景無情全少生動之色閱此
八首皆託物寓言情與景會身分使自不同矣

哭王彭州掄

都時有王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詩

王蓋先以御史罷官後在嚴武幕中又遷彭州刺史而卒也

執友驚

一作嗟

淪沒斯人已寂寥新文生沈謝異骨降松

喬北部初高選

去聲

東牀

杜臆作牀舊作堂

早見招蛟龍纏倚劍

鸞鳳夾吹簫歷職漢庭久中年胡馬驕兵戈聞

一作兩

觀去聲寵辱自

一作事

三朝

音潮新文二句

此從

其才品

北

部

四句

記其婚宦歷職四句敘其內任北部高選如劍躍蛟龍擒蓋令尉起家東床見招如簫迎鸞鳳擒必締姻宗

室也胡馬兵戈指祿山之亂寵辱三朝謂玄肅代宗此句該一生履歷曲禮執友稱其仁古歌倏忽淪沒

別無期斯人

指同輩

沈謝沈約

世說殷荊州語王恭曰適見

謝靈運

松喬赤松子

王子喬

新文甚可觀

沈謝沈約謝靈運松喬赤松子王子喬

也列仙傳王君平謂茅盈曰子有異骨可學仙又李德林集風骨異人戰國策有松喬之壽魏志武帝

年二十舉考廉為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通典吳時餘曹通為高遷而吏部特一時之俊抱朴子高選

忠能舊注晉郗詵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問

鳳句杜臆東堂必東牀之誤見招是招王為婿故下有鸞

造劍之時蛟龍奉爐天帝裝炭秦蕭史教弄玉吹簫

蜀路江干一作干戈窄彭門一作關地里一作理遙解龜生碧草

諫獵阻青霄頃壯戎麾出叨陪幕府要平聲將軍臨氣候

猛壯一作士塞先側風颭井渫一作滿泉誰汲烽疎火不

燒前籌自多

一作多自暇

一作假

隱去聲

几接終朝

此申厯年寵辱之故初

由高選陞御史寵也繼則解龜而阻諫辱也其在蜀而就幕僚辱也後則作刺於彭州龍也公與掄同幕故詳

敘陪接之情我虜出謂嚴武鎮蜀幕府要謂辟為參謀上佐軍機下練士卒則智畧過人矣井泉不汲烽火

不燒則邊境無事矣皆其籌畫所致謝靈運詩解龜在景平注解去所佩龜甲也龜生碧草猶云委之草莽

杜佑制出總戎虜是也朱注引顏延之一虜出守即指

掄出守彭州非也晉書庾亮鎮武昌問戴洋氣候朱注氣候用兵之氣候劉歆上畧有風候孤虛二十卷

猛士塞風颼即大風歌意趙曰軍旅所在必淪井泉邊有驚急必舉烽燧易井渫不食注渫不傳汚也淮

南子軍井通然後敢飲張良傳請借前箸以籌之
翠石俄雙表寒松竟後凋贈

詩馬

於虔切

敢墜染翰欲無聊再哭經過

平聲

罷離魂去住

銷之官方玉折寄塋與萍漂曠望渥洼道霏微河漢橋

夫人先即世令子各清標

此散後情事

雙表謂墓表松凋惜人亡贈詩掄所作

染翰公輓章

趙曰昔嘗哭掄之死今概過夔州而再哭也之官玉折是住而銷魂寄塋萍漂是去而銷魂

公詩得三百篇遺意賦中必兼興比此章蛟龍鸞鳳是比渥洼河漢是興於排律中見之尤不易得潘岳

懷舊賦巖巖雙表列列行楸

北史魏毛鴻賓傳武帝曰寒松勁草所望於卿也梁簡文帝詩染翰獨踟躕

廣川惠王傳歌曰愁莫愁兮居無聊心重結兮意不舒漢書蕭望之便道之官顏延之祭屈原文蘭薰

而摧玉鎮則折萍漂注別見謝朓詩曠望極高深渥洼河漢注俱別見王僧孺詩霏微商雲散左

傳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注即世卒也
子無恙常景嚴君平讚素向邁金貞清標凌玉徽

正峽長雲雨秦城近斗杓馮唐毛髮白歸興去日蕭蕭

未乃自傷留滯杜臆前云公棲夔峽而王返秦中故有歸興蕭
然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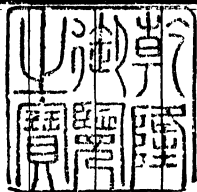
蓋以壽考終者且有令子故公哭之而詩不甚悲直以
執友云亡不能忘情耳此章前三段各十二句末段

四句收雲雨即用巫山雲雨事春秋運斗樞北斗
七星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合而為斗說

文杓斗柄朱注天官書魁枕杓首杓
自華以西南是秦城正上直斗杓也

胡應麟曰杜謦句衆所瞻災外排律中如遠山朝白
帝深水謁夷陵蛟龍纏倚劍鸞鳳夾吹簫用字皆極

工而不覺此類甚
衆學者當細求之



欽定四庫全書

杜詩詳註

卷三

杜詩詳註卷十七